

第九篇

侗乡山寨，天人合一的手工

在湘、桂、黔三省交界地区，在莽莽苍苍的峻岭群山中，居住着一个拥有180多万人口的民族——侗族。

大约在秦汉时代，生活在岭南水乡泽国的古老民族“骆越”的一支，开始长途迁移。他们溯水北上，一路历经艰辛，最后在湘、桂、黔交界的封闭山地中定居下来。千百年过去，这支骆越人的后裔逐渐发展成单一的民族——侗族。

2005年底，我们沿着清清的江水，翻过莽莽的山岭，从广西三江到湖南通道，走过一个又一个侗乡山寨，采撷一点又一点纯美风情……



一，依山傍水，月朗风清

侗家山寨大多依山傍水，坐落在青翠如画的山林碧水中。侗族的先民曾生活在岭南的水乡泽国，深层次的文化记忆中有湿漉漉的水意弥漫。在重新选择家园时，他们首先寻觅的就是水，而山林土地，则是他们生存的另一个重要依赖。

从三江县出发，沿着清幽碧绿的苗江（孟江）前行，淡淡晨雾中，侗家吊脚楼倒映水中，呈现出山水画的诗意。



沿着清幽碧绿的苗江（孟江）前行

座龙寨背靠长满树的山峦，面临一条小河，灰黑的屋瓦和黄的木板墙组成了全寨统一的色调，除了最边上有一户人家修了一幢现代雪白的房子外（可能是先富起来的一户人），整个山寨与四周的环境十分协调。

八协寨沿江而建，比座龙寨大，也要繁华一些，尤其是那座福桥（风雨桥）古老而又壮观，很是吸引人。遗憾的是四周树林较少，大树更是难见。



平流寨，置身在寨子里，人一下子静下来

平流寨一看就是有古老岁月的寨子，河边一幢破旧的木板吊脚房下面，立着一架木制水车，水车已经没有转动了，陈旧的颜色表明它年岁的苍老。寨子里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很少看到年轻人。老年男人悠闲地坐在鼓楼里抽烟烤火；妇女们晒着冬日的太阳静静地交谈；清清的河水淌过布满碎石的河床，几乎没有声响。置身在寨子里，人一下子静下来，仿佛也没有了时

间的概念，更没有了要“竞争”的紧张。阳光，懒洋洋地洒下，山风，静悄悄地拂过。

华练寨同平流一样，宁静安详，连大黄狗都懒懒地躺着，一付退休老人的悠闲。这儿很引人注目的是那座大大的福桥，走进去，从这一头往另一头望去，有汽车过隧洞的感觉。我从桥上望出去，看见一个老奶奶正带着一个小孩，坐在一块菜地旁边，边做针线边晒太阳。



芭团寨有些像我老家山乡农村，树木掩映着一幢幢小小的农舍，山寨也是桃花源般的宁静。芭团寨不大，也显得很些偏荒，但却大大有名，原因是这儿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芭团桥。



芭团桥

该桥始建于1898年，1910年才建成。据说，当地制作建筑模型的工匠很少制作芭团桥模型，原因是它的建筑技艺太高超复杂了。此桥不仅营造技艺高超，而且是世界首座人畜分道的木质立交桥，据说是人类立交桥的鼻祖。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建桥的两位工匠，分别从左右两边建造，在河中间相连。侗族没有自己的

文字，这两个工匠不用图纸，各自从一岸施工，最后在中间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

为什么要由两人分别从两岸修建呢，传说是为了爱情：芭团寨有一位侗妹，长得国色天香，引得本寨一名木匠和外村一名木匠同时动情。为了夺得美人，两木匠决定比试定高下——同建一座桥。建桥不用图纸，也不用一颗铁钉，只用几根竹杆作测量工具，两木匠从两岸各自动工，到中间合龙，修好后由寨里的长者评定高低。不知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考虑，还是本寨木匠的确技高一筹，最后是判定本地木匠赢得美人。我想这真是个传说，因为这个竞争时间太长，十二年才见分晓，天香美人都等成半老徐娘了。不过，这桥不仅工艺高超独特，而且坚实牢固却是不争的事实。百年来，人踩畜踏，山洪冲击，它安然无恙，并迎来了2001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殊荣。

姑且相信这是为了美人而迸发出的天才创造力吧。

从岜团向北走，不多远就来到独峒乡，独峒在三江县西北部，处在百里苗江河源头，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这里是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带。据说，这里虽然比较偏僻，但却是个物资集散地，贵州、湖南山区经过这个乡镇把土产货物运到桂林、柳州等城市；外面的日用品也要先运到这里，然后再运往邻近的贵州、湖南山区。看来的确如此，走在街上，卖山货的，买生活用品的侗乡人来来往往，很有人气，与其他寨子的冷寂完全不同。很显眼的就是妇女们全是清一色的侗装，一些妇女还头戴银簪，想交谈几句，不少人不会汉语。独峒是也是鼓楼和风雨桥密集的地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那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独峒还是处女地，保存着原始的侗族风情。



不过，它毕竟是这山区里的物资集散地，因此也很容易受到外面的侵袭，眼见得古朴吊脚楼边已经立起了不少山乡外汉族那灰白死板的水泥砖房。加上现在正大力发展旅游，因此这个山乡眼下正在大兴土木，要敞开胸怀广纳山外来客。

从独峒乡再往西北，爬上大山，便看到与贵州交界的林略侗寨。远远望去，在一匹大山的半腰，有一大片黑色房舍顺坡而建，房舍与山体的坡度“天人合一”，十分协调。房舍的下面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看上去颇为壮观。司机容安师傅说，现在是冬季，还看不出它的美丽，如果是夏秋季节，梯田、山寨、树林，加上背后的天空，好看得很。



林略侗寨

也许是林略很偏僻，走进寨子，感到这儿是较少被外界打搅的地方，房屋也比较破

旧。一群老人（都是男人），围坐在长条木凳上，同我看到的其他寨子情景一样，悠悠闲闲抽烟，慢慢吞吞闲聊。据说侗寨里门不上锁，夜不闭户，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互相信任的世界里。



从林略到高定时，太阳已经偏西，群山苍莽，天宇寂静，感觉人沉浸在大自然辽阔静谧的怀抱里，有一种淡淡的感伤。沿途很少看到村寨，更难看到人烟。土路既弯曲又破烂，半途我们还误入一条河沟，挣扎好一会才脱身。这种交通状况注定让高定侗寨藏在深闺洁身自好。

果然，到达高定，一看，全村清一色的侗寨古朴，未受半点外来色彩的涂抹，全寨有五百余座吊脚楼，层层叠叠分布于山坳间。寨子里还有七座按宗族建的、各具特色的鼓楼。鼓楼中，有一个“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具有十三层重檐的“独柱鼓楼”。此楼只有一根主承柱，通过横枋与四周边柱相连，造型罕见，工艺独特，同岜团桥一样，显示出侗族人超凡的智慧。



从高定独柱鼓楼望出去，全村清一色的侗寨古朴，未受半点外来色彩的涂抹。

离开高定时，夜色已苍茫，整个山寨在群山的怀抱里悄然无声。几名打柴归来的妇女，看见我们，虽然言语不通，但一个个都露出非常亲切友好的笑容，那笑容同这古朴的寨子，静静的山色融为一体。

二，福桥与鼓楼，侗乡文化之宝

侗族文化中有三宝，除了“侗族大歌”，就是福桥与鼓楼了。侗族的福桥，绝不仅仅是渡河的建筑，侗寨的鼓楼，也绝非一般的木楼。否则，它们就不是“文化之宝”了。

1，侗乡福桥，有生命气息的建筑

世世代代邻水而居的生活，使得侗族人与桥结下了不解的生命之缘。寨里寨外、水边田间，随处可见造型美丽的福桥。

侗族没有文字，又世代深居大山，但这并没影响他们具有高超的建桥技艺，他们不用任何图纸，只用一种小竹片设计，就架起连现代设计师们也叹为观止的复杂桥梁，历经数百年风雨而无损。

侗族福桥集桥、廊、亭于一身，桥墩以青石加工垒砌而成，桥身以木头凿榫穿枋衔接，不用一个铁钉。桥面建亭廊和鼓楼式的亭阁，形成优美的建筑。



程阳永济桥

福桥中最有名的是三江县的程阳永济桥，它被誉为世界四大历史名桥之一（另外三座是赵州石拱桥、泸定铁索桥、罗马尼亚诺娃沃钢梁桥），也是又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世团桥一样，永济桥也建了12年，从1912年到1924年。它像一座长廊式楼阁，既有古代百越干栏式的建筑色彩，又有汉族宫殿式的工艺成份。



皇都普修桥

不过，我个人更喜欢湖南通道县的皇都普修桥。程阳桥虽然外表看上去雄伟壮观，但里面空空荡荡，给人感觉就是遮风避雨和渡河。还有，总觉得它色彩太新，（是为了旅游业装饰了它？）唤不起历史的苍桑感。皇都普修桥则不同，一眼望去，既



普修桥与皇都侗寨

有气势，也有岁月风尘。想来也该如此，因为它始建于1815年，比程阳桥年长一百多岁。

进桥处是破旧石阶和两个裂开大口眼望苍天的怪异石狮，想来它们也有两百岁了。桥上长廊梁柱榫边有雄狮、蝙蝠、龙凤、麒麟等吉祥物，廊内有彩绘虫、鱼、花、鸟。尤其是，桥内设有三个神殿，头殿为侗族始祖祠，供奉姜良、姜妹，中间为关圣殿，右边是文昌阁，残留的香烛烟灰让人觉得侗家人把这桥当作我们汉人的寺庙了。不过，关公、文昌的确也是汉人的东西。但是，桥上建的那三座宝塔，确是侗乡人的杰作，桥顶那四龙护宝（即周围四山保护山寨之意），更是侗族特色。



桥上供奉侗族始祖姜良、姜妹

据说，在通道县108座风雨桥中，普修桥能闻名于世，源于桥上盛宴——合拢宴。守桥老人说，合拢宴是侗族最为隆重的待客礼俗——客人逗留短暂，难以到各户就餐，各家各户就拆下门板，拼成长条桌，端出糯米酒、腌鱼、腌肉，主客混合对坐，且歌且饮，最多时有几百多人同时开宴。不过老人说，如今皇都开发成旅游文化村，合拢宴也成了“旅游项目”，没有以前的意义了。

福桥不只是便利交通的建筑，很久以前，它们还是承载着侗家人延续生命、抚慰灵魂的生命通道。

侗族古老的传说中素有转世投胎之说。侗家人

邻水而居，前来投胎者翻山越岭，过溪渡河，十分不便。为了不误转世大事，侗家人于是修桥，并且一定要修那能遮风避雨的廊式桥。世上的每一个人，从阴间来到阳间，一定都走过一座自己的生命桥。如果没有了这座生命桥，就会迷失前行的方向。也因此，侗乡有一个共同的习俗：每年的除夕之夜，侗族人都要去祭祀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桥。他们把一绺自己衣服上的棉线、一小包茶叶、一点盐巴，安放在自己的那一座渡桥下。这个仪式，被他们称作“暖桥”。暖的是桥，更是生命的前行道路。

个体生命的过渡离不开福桥，群体生命的发展也离不开它。老人们说，侗族的福桥还有一个特殊功能，那便是“堵风水，拦村寨”。侗家建房立寨极讲究地势风水，当村寨所处的地势不尽如人意时，往往要靠建一座福桥来消除风水之弊，使村寨免除灾难、安居乐业。其次，侗寨多傍水而立，为避免河水带走村寨的财气（或者说“福气”），便在村寨下游建起一座面向上游的福桥，拦住寨子，财源就不会外流。

还有，正如前面提到的普修桥上的神殿，侗家人还在福桥上修建小小的“庙宇”，长年供奉着菩萨、威严的关圣帝君、慈眉善目的“萨”神、和蔼慈祥的侗家始祖，他们不仅在神像面前添香献贡，还将所有宗教信仰物挂在桥上。这使福桥与一般的廊桥、风雨桥大大不同。

同时，福桥以前也是侗乡人善良心性的展示之地。桥上有清凉的茶水，免费供路人解渴，还有悬挂的草鞋，无偿地供行人取用……

千百年来，福桥不仅是实用建筑物，它们还蕴涵了侗乡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他们善与美的追求、是灵魂超越的象征。福桥上，折射出侗族人纯洁而虔诚的心灵。

不过，如今大多福桥上已经不见神殿，更难见人长跪叩拜，也没有了茶水和草鞋，福桥的精髓与魂灵散失了，只留下了建筑躯壳。有人说，也许是几十年前那位马屁诗人走马观花看到桥的外形，随口一句“风雨桥”误导了众生；有人说，也许是那场狂热的文化浩劫，“红卫兵”们扫荡了桥上的菩萨、神灵；有人说，也许是接受了“现代化”思想的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迷信”……



神像全无、空荡荡的“全国重点文物”

不管怎样，当神佛被遗弃，当福桥变成了“风雨桥”——在后人眼里，那不过就是一座桥，一个遮风避雨、便利交通的工具而已。至于那座神像全无、空荡荡的“全国重点文物”，虽然有许多华丽词汇赞美它，但我总觉得，它缺失了让人品味侗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桥上建的三座宝塔之一

2，侗乡鼓楼：具侗族特色的标志

这个因水而居，汇聚了无尽灵气的民族，将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众多元素统一在了一个具体的物象——鼓楼上。仅凭此，鼓楼已堪称侗文化的标志。

进入侗乡，无论从寨子的哪边望去，最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那既像宝塔又像亭阁，雄伟而又雅致的鼓楼。鼓楼是侗寨的标志，千百年来，它一直伫立在侗寨的中心位置，头顶蓝天白云，面迎山野流风，成为侗寨一道亮丽风景。



林略寨鼓楼

“火塘”四周安放长条凳，可容纳一二百人集会。每层飞檐上都装饰着彩色泥塑，鼓楼内的横椽上也有民族图案、神话传说等彩绘，鼓楼集塔、亭、阁的优雅于一身，既有宝塔的壮观，又有亭子的雅致。

在湖南通道县的皇都寨，遇见一个导游，他谈了鼓楼的由来：古时候，一个聪明的侗族后生想造一座与众不同的楼，供大家议事，但始终没有想好要造成什么样子。一天，他累极后在一棵大杉树下睡着了，醒来时灵光一闪——杉树又高又直，树梢直冲云霄，多漂亮呀！而且，杉树砍了还会再发，寓意也好，就照着最大的杉树的样子建造吧。于是，侗寨的鼓楼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鼓楼是托起侗寨的灵魂之物，所以建鼓楼是侗族人的大事。侗族人迁徙到一地，决定建寨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修鼓楼，然后才是家舍的修筑。鼓楼的安放，有着为全寨选择并稳固风水的意义。侗族司机荣安说，去年三江独峒乡失火，一下烧掉两三百户，重建时最先立起来的的就是鼓楼。如果实在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备齐材料，也要先在鼓楼的位置上立一棵高大的杉木，悬上一面木鼓，然后才能建吊脚楼。鼓楼由全寨人分担费用并出力，还要举行专门的仪式庆祝。鼓楼落成后，寨老要召开大会推选“款首”管理鼓楼，负责喊寨、报警、打扫鼓楼的卫生、冬天生火、夏天挑凉水等。荣安说：“鼓楼里



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头寨鼓楼

事，这是鼓楼最初的功能；又称鼓楼为“堂瓦”，意为“公共场所”，可以聚众议事、排解纠纷、申诉评理、接待宾客、摆席吃饭、教歌练唱、请师办学等；还有人在鼓楼悬挂拾物招领，施舍草鞋。每逢喜庆节日，盛装的侗家人就会在鼓楼坪欢聚一堂，吹芦笙、踩歌堂、演侗戏，年轻人甚至利用这个场所对歌叙情、谈情说爱幽会。眼下，鼓楼“击鼓报信”的功能已消失，但“集众议事”、“执行款约”、“踩堂祭祖”、“鼓楼葬礼”、“迎宾送客”、“休息娱乐”等社会功能依然存在。侗族人立有许多禁忌及乡规民约，不许任何人在鼓楼内做伤风败俗的事情，以保持鼓楼的贞洁。

一路上看到的最古老的鼓楼，当属湖南通道县的皇都头寨鼓楼了。它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占地60平方米，高10米，底层呈正方形，上为五重檐歇山宝塔式。鼓楼外部每层封檐板上都绘有各种花卉、鸟虫、人物。一至五层翼角上，分别塑有龙、凤、鱼、喜鹊等象征吉祥和幸福的泥塑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楼内底层设有长长的“齐心鼓”，横梁上还悬有数块古朴的匾额。

在头寨鼓楼右边不远处，是12米高的尾寨鼓楼。此鼓楼也是全木质结构，看上去也饱经岁月风霜。在它的翼角上，塑有龙和凤，可凤居然在龙之上。解说牌上专门注明，这种安排体现了侗族尊重妇女的优良传统。想来也是，侗族没有汉族那浓烈的男尊女卑。楼外列有十二根衬柱，分别表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寓意“日久天长”。我很欣赏其中两根衬柱上的对联：“鼓息声消盛世升平不击鼓，楼阁秀丽晴空明月且登楼。”侗族没有文字，这显然是借自汉族，但它放在这儿非常妥帖，同样寄予了侗乡人的愿望。

“鼓楼是村寨的暖和窝，没有鼓楼无处寻欢乐。高高的杉木竖起鼓楼来，有了聚集的地方有了欢乐的歌。”——这是侗族歌唱鼓楼的民歌。

的鼓不是可以随便敲的。有的鼓挂在鼓楼里最高的地方，只有管理鼓楼的人才能敲到，有的鼓则被收了起来，有事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敲响。”

鼓楼立于寨子中心，附近是歌坪、戏台、萨堂，它们构成侗寨的核心圈。鼓楼和侗家命运息息相关，它既是议事场所，又是文娱中心。侗族最早称鼓楼为“百”，意为“扎堆”、“聚集”，农闲或耕作之余人们来到鼓楼，扎堆聊天、唱歌、讲故事



凤在龙上的尾寨鼓楼

三，古老的信仰，丰灿的工艺

侗族曾敬奉和祭祀着专属于自己的神灵，这个神灵是一个女人，侗族人敬称她为“萨”。

侗款，曾是保障侗族社会和睦安定的古老法律，也是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侗族的另一种美丽，展示在服装、银饰、绣花、编织等手工工艺上。

1，萨神、萨坛，侗族古老的信仰和文化

走进侗乡山寨，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祭祀场地——萨坛，它是侗族人祭祀女神萨岁的地方。侗族人认为萨岁是人类的始祖，是护送灵魂之神，同时又是稻谷之神和酒神。她主管生育、婚姻、风雨雷电、山村田土。“萨”在侗语里意为祖母（奶奶），“萨岁”就是已经去世了的祖母或先祖母。她是侗族人心中的保护神，是最高女神。

萨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相传她是侗族的远祖母神，生育了天地人间的万物。二、她是侗族神话中的女娲神，创造了天下仅有的姜良、姜妹两兄妹，他们相配成婚后才有了人类。流传最广的是第三种说法，即她是一位反抗强暴的女英雄。远古时，侗族一个叫杏妮的女首领为了反抗官家的压迫，举起义旗，率领侗家子弟为保卫山寨和父老乡亲，奋起抗敌。后因寡不敌众，兵败被围，她毅然跳下悬崖，壮烈殉难。杏妮就成了侗族人心目中的萨神。

湖南通道的侗乡，是一个萨文化保存得相对原始的地方，现存的64个大萨坛几乎全部建于1949年之前（即“解放前”）。萨坛的建筑很独特，它不像



通道高步村萨坛

其他民族那样设在堂屋神龛中，而是一个坟茔，一个用泥土构筑起来的圆丘土包。土包用石块砌成，高约一米、直径约三米，丘顶植一株常青树，插上半开半合的红纸伞，周围摆上白白亮亮的岩石。有的给萨坛盖个小屋称亭萨，内设神位。或给萨坛围个墙，修个门。萨堂一般挖约五尺深的长形、四方形或圆形的眼井，仰放一口铁锅，锅中放有剪子、草鞋、纺车、刀剑、杯盘碗盏、裙、袜、银器首饰等物，再覆盖一口铁锅，然后用土埋好，堆成约三尺高的土包。

建筑萨坛很有神秘色彩，必须要请“鬼师”来占“鸡骨卦”以确定萨的神位。筑起高墙、土堆要求保持干净、庄严、肃穆，禁止小孩子嬉戏等。

侗族祭萨有不同的形式和活动，它可分为普通祭、出行祭、战时祭、唱歌哆耶祭、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等。普通祭在农历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出行祭是在集体出



高步村寨

寨作客或比赛芦笙时，到萨堂举行祭祀仪式。战时祭如是全寨有作战能力的男女武装起来，到萨堂举行仪式；有时举行象征的军事演习活动，也有隆重的祭祀仪式。这时全寨男青年在一位长者的带领下来到萨堂敬茶，静听寨老诵“祭萨词”和《出征款》。然后在铁炮和呼号声冲出寨外。

举行祭祀时，杀猪宰鸡，吹芦笙、请祭师念诵祭祀萨岁词。大祭时，人们着盛装聚集在萨坛前面举行盛大的祭祀礼仪，唱歌，吹芦笙，讲故事，缅怀先祖母的功勋；用火镰敲击火石取火，象征先圣母给侗家带来光明和幸福，等等。

最隆重的大祭更是费时费力，据说1933年三江独洞寨祭萨，全寨人耗时三年才找齐供品。（其中包括一窝恰好九层叠起蚁房；一勺涑江、溶江汇合处的漩涡水等）。

采访时，我们一心指望能亲眼目睹侗族这一古老而神奇的祭萨活动和文化，可惜，不知是行不逢时，还是此活动和文化已被当作“四旧”扫得气息焉焉，总之，走访了十余个山寨，未遇到一次祭萨活动。（据《侗乡风情录》一书记载，“解放”后，对萨堂的奉祀已不盛行，作者希望“把这被抛弃了的旧习整理出来，放在文博馆里适当的位置上。”）

在广西三江的侗乡山寨中，连遗留的萨坛都很少见到，不少人甚至不知萨是什么，进入湖南通道的高步村，我们才见到一个大萨坛。

萨坛占地约10平方米，四周一道砖墙围护。木门紧闭，我们不敢贸然入内。正彷徨间，见一衣着现代的年轻女人。上前询问，她很热情，又会汉语，带领我们推门而入。

里面是一个鹅卵石围砌的圆土丘，上面长着一株小小的长青树，旁边立着一个垂着红布的小木轿。姑娘说，那是供萨神坐的轿。整个祭坛非常简单，毫无想象的那种神圣和繁华。



皇都寨萨坛

问起现在村里的祭萨活动，姑娘说，她小时见过，没什么印象了，后来她外出打工，再没见过。至于侗族的萨文化，她表示，虽然土生土长，但一无所知。

萨坛里没有萨的神像，据说，萨不是一个具体的偶像，而是一种自然宗教理念，一种象征。我们在高步寨和芋头古寨那明代遗存的萨坛里，都没有见到萨神像。

不过，在旅游开发得比较火热的皇都村，有一尊萨神像。她身着侗族传统服饰，

手握一块象征侗锦的布条，前面是一架纺车。萨神目光柔和，面容亲切，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侗家妇女，毫无“神”的威严和神圣。

正待进一步细看，一个导游引着一大群珠光宝气的城市女人来了。“珠光宝气”们一窝蜂挤来，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指指点点，然后“王小二到此一游”，拍张照，又呼朋唤友地走了。

此处萨坛，已作为一个“侗乡X日游”的“景点”。

待喧嚣声远去，目睹地上杂乱的足迹，禁不住想：传统的萨神敬拜和悠久的萨文化已被当作“四旧”横扫了一番，新一代侗乡人读书、打工，又接受了另一种文明，此时，萨坛虽存，神灵何在

倘若缺失了敬天、敬神、敬自然的虔诚之心和神圣信仰，萨坛，就是一个“景点”了。？



皇都寨萨神像

2，侗款，永远消失的一颗明珠

侗款是侗族古代社会的一种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是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中包括组织机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内容。款的法律条文为“款约”，在无文字人类社会中起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作用。

侗族没有国家的政权形式，村寨的管理就靠“民选、民享、民有”的侗款。侗款具有群众性（立法、司法都要通过群众商定，相当于群众公约）、民主性（款首头人由民众选举并接受群众监督）、约法性（庄严宣誓盟约，严格执行，款首等没有特殊的权利和待遇，如若违规，也依款惩处）。侗款在侗族人眼里就是至高无尚的法律，人的所有行为都必须在款约的指导下进行。侗款促进了侗族社会的和谐，千百年来，侗族地区社会秩序长期呈现和睦稳定的局面。

1949年后，侗族古代社会的款组织在天翻地覆的巨变中走到了它的终点，末代款首已经被岁月淘汰，曾参加或见过款组织活动的老人也寥若晨星。款规、款碑、款约、款词、款坪、款书等遗存物有的被焚毁，有的遭破坏。我们走过十多个村寨，连在侗款曾经非常流行的通道县，都没有看到任何相关遗存。有文章说，侗款既是侗族传统文明中的一颗明珠，也是制度文明的一朵奇葩。想来也是，仅凭千百年来，它曾维系了整个侗族社会的稳定，创造了侗族“夜不闭户，路不遗失”的和睦安定局面，它就有独特的人文历史价值。

可惜，它不仅被踢出了历史舞台，连痕迹也抹去了。

3, 品种繁多的侗族传统工艺

侗族服饰历来是侗乡人追求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部地区由于交通便利，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所以男子的服饰与汉族基本相似。女子的布料为常见的士林布，上衣较长，衣袖短窄，腰系青色布带，下穿长裤，脚穿花布鞋。

南部侗族地区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因而仍保持着较为古老的裙装。南侗善绣，服饰精美，女子穿无领大襟衣，衣襟和袖口镶有精细的马尾绣片。下着百褶裙，脚踏翘头花鞋。髻上饰环簪、银钗，头戴盘龙舞凤的银冠，并佩戴多层银项圈和耳坠、手镯、腰系腰带、银腰围，下着宽大衣裤，穿草鞋或赤脚。

侗族擅长纺织。他们自纺自染的“侗布”是侗家人最喜爱的衣料。布织出之后，要经蓝靛、白酒、牛皮汁、鸡蛋清等混合制成的染液反复浸染、蒸晒、槌打。由于制作工艺复杂，“侗布”非常珍贵，侗族人还常常把它作为赠送客人的礼品。



银饰是侗家人最为昂贵的饰品，通常由有血缘关系的女性代代相传。家中有女孩的人家，会早早开始准备一整套银首饰以备出嫁，其中包括银花冠、银钗、银梳子、银项圈、项链、手镯、戒指、耳环等等，在侗族习俗中，这些银饰是必不可少的嫁妆。

侗族的绣花真是一绝。女子们头上戴的头巾、脚上穿的花布鞋、鞋里的绣花鞋垫、背娃娃搭的背带盖……图案繁多，色彩艳丽。出席重大场合的盛装“礼服”，需要用



侗族银饰

锁绣、平绣、打结绣、剪贴绣、编织绣等六七种工艺，工艺之复杂是机器根本无法完成的。据说，只要女儿一出生，母亲就要为女儿的服饰忙碌到她出嫁为止。侗家绣品的图案有民族图腾，龙凤、古杉、几何图形、花草等，衣服的襟边、袖口、裙子、头帕都是由美丽的绣锦、织锦图案装饰而成。许多图案都有传说故事，如美丽的蜘蛛花纹表示不忘救了侗家人民的蜘蛛。可惜我们对绝大部分图案只能欣赏它的构图和色彩，但不了解它们的背景文化。



侗族刺绣

侗家的编织品既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劳动工具，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在侗乡，随处可见竹篓、斗笠、鸟笼、竹席、藤篮、草鞋等编织品，就连人们上山劳作时盛放午饭的饭盒，都是竹篾编织而成，有的甚至精致到不漏汤饭的程度。竹木工艺多见于侗族乐器，如琵琶、牛腿琴、芦笙、侗笛等。

雕刻工艺多见于建筑物上，窗棂、柱头、穿枋上多雕有花鸟虫鱼、传说人物、龙凤等图案。

四，悠扬的歌声，西沉的夕阳

从广西三江一路走到湖南通道，一个又一个山寨，一座又一座福桥，山水、歌舞、织布大娘的笑容、银器匠人的感叹、年轻“艺人”的冷淡，点点滴滴，随风入怀。

1，马安寨里的歌舞

欢歌载舞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大特点，他们看似文化不及汉族精深，但缺失了



程阳桥旁晨曦中的马安寨

“精深”礼教、与大自然朝夕相处的身心，自然就更具一种自然的天性，歌舞就是他们挥洒这种天性的最佳自然表达。没有文字的侗族人，不仅把歌唱得那么欢快和热情，而且还唱得那么丰满和艺术。迎客时有“拦路歌”、婚嫁时有“伴嫁歌”、还有自弹自唱的“琵琶歌”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

“大歌”，那是他们的“三大宝”之一。

马安寨紧邻那著名的程阳桥，桥太有名，游人便多；游人一多，马安寨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红火起来。红火起来后，便有了展示侗族歌舞的表演。

那天上午，有幸见识了。

一队有二十多人的青年男女来到一座鼓楼前的平坝上，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欢声笑语，让冬日冷冷清清的寨子一下子充满鲜活生机。

芦笙合奏、女声齐唱、男女对跳……最具特色的便是“大歌”。

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合唱形式。它的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都与一般民间歌曲不同，一人领唱，众人合唱——分高低音多声部合唱。“大歌”在中外民间音乐中都很少见，是侗乡独特的“土特产”。

演唱时，男女青年们放下芦笙，排成几排，唱出高高低低不同声调的合音，那合音很能调动人的情感。我尤其喜欢那悠长的拖音，以及在众声绵绵不绝的拖音中出现一个高亢的独唱。那歌声让人把身外的一切都忘掉了，沉浸在一种单纯的快乐中。

不过，最让我后来很久都不能忘怀的，是这些侗族青年们那自始至终轻松愉快的神态，只看他们沉浸在歌舞中的那种欢快就让人忘掉忧愁。这是一场商业性的表演，可是，大约是因为冬季寒冷，没有游客，观众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从收入上说，他们这场演出十分有限。可是，这一点没影响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和快乐的心境。看来，收入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唱起来，让心愉悦地跳动。这一刻，我领悟了为什么侗族人说：“饭养身，歌养心”。



马安寨的歌舞表演



沉醉在“大歌”中，忘掉忧愁

只看他们沉浸在歌舞中的那种欢快就让人忘掉忧愁。这是一场商业性的表演，可是，大约是因为冬季寒冷，没有游客，观众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从收入上说，他们这场演出十分有限。可是，这一点没影响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和快乐的心境。看来，收入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唱起来，让心愉悦地跳动。这一刻，我领悟了为什么侗族人说：“饭养身，歌养心”。

2，寨子里，纺织阿婆的笑容

离开马安寨，穿过风景如画的平寨和岩寨，来到相邻的大寨。

正是暖阳高照的午后，拿着烟袋的老汉们聚在题写着“程阳鼓楼”的戏台里聊天打牌。

寨子里很安静，听见不远处传来时断时续的“梆梆”声。



穿过风景如画的平寨

通声寻去，一间砖木混建的吊脚楼出现在眼前。从半掩门里，看见一个白发阿婆正在一个木架上织布。我们站立门边，不知是否该进去。阿婆抬头看到我们，连忙笑咪咪地招手让我们进去。



这是一架非常古老的木头织布机，一看就是农耕时代的遗存。阿婆赤脚踩动织布机下方的连动杆，双手一手拿梭，一手压线，梭子穿过一道线，阿婆便使劲压线“梆”地一声。

阿婆不会汉语，随行的侗族司机荣安便当翻译。阿婆说，侗家女子从小就要跟着母亲学织布、织锦、绣花、绣鞋垫，那是作为女人应该学会的最基本的本领，手艺精的女子不愁嫁。她从十多岁开始学织布绣花，二十多岁嫁到夫家，现在八十岁了，从来没丢过这手艺。不过现在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一般不再绣花了。

说着话的时候，阿婆的手脚一点也不歇着。她气定神闲地拉线、穿线，脚下有节奏地踩着。木梭带着棉线来来回回地穿梭，动作虽单调，手工虽古老，但有一份自得其乐的淡然和温情。

由于语言不通，不便交流，阿婆好像怕冷落了我们，不时转过头朝我们露出笑容。



那是一种怎样的笑容！在都市的茫茫人海里，绝难见到那种笑容。没有纯静的内心、和善的心性，发不出那种笑容。侗乡清澈的江水，千年的淳朴传承，滋养了阿婆的身心，面对几个突然闯进的陌生人，阿婆如此亲切和蔼，笑容满面，让人生出一种感动和归依：仿佛回归到无忧无虑的童年，依依地来到慈祥奶奶的身旁。

离开阿婆家，时断时续的“梆梆”在身后渐渐远去，但八十岁阿婆的笑容，就像初恋时情人含笑的眼眸，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3，老银匠，守山寨最后一片银色的光

穿过高秀山寨，便离开了广西三江邻近湖南的最后一个侗寨，跨过桂、湘两省的边界，就来到湖南通道县一串古老的侗族山村：高步、阳烂、皇都、芋头等侗寨，都是“百里侗文化长廊”中的精品。



老银匠龙绍芬

据说阳烂寨最有名的是打造侗族银饰，寨子里，还有三两个继承了祖业的老银匠。我们前往寻访。

穿小路，过鼓楼坪，在一片密密匝匝的吊脚楼中找到了老银匠龙绍芬的家。未曾进门，已闻叮当敲打。

见到有人进门，龙大爷只招呼了一声，就又忙着锤打手上的银片。他家人赶紧解释说，不是侗家人对客人不热情，而是做银首饰不能分心，这是个精细活儿，要全神贯注。

等了一会，龙大爷放下活，同我们聊起来，很幸运，龙大爷因为常到集市上卖首饰，时间长了就能听说汉语。

龙大爷的手艺是家传，他是第四代，已经做了五十年。他说，侗族姑娘人人都要有一整套银首饰，从头饰到项圈，还有手镯戒指，过年过节时要戴，结婚生子还要打更多更漂亮的首饰。所以，以前做银匠，收入和地位都不错。但现在穿传统服饰的姑娘少了，要银饰的人越来越少，他已经有些难以养家。他虽然把手艺传给了儿子，但儿子兴趣不大，总想出去打工赚大钱。

当问到能否带个有兴趣，也静得下心的徒弟，老人说：“现在寨子里哪儿还有年轻人？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工去了。依我看，这门手艺以后怕是保不住喽。”

龙大爷还坦诚地说，这手艺虽然还没中断，但却一代不如一代。他不如他父亲，他父亲不如他爷爷，至于他儿子，那就差得更远。还有，现在银饰上的花纹、图案也不如以前，这些东西是很早以前流传下来的，经过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很多图案已经不完整。另外，银饰上的花纹、图案都是有来历、传说、故事的，以前学手艺，也要了解那些相关内涵。侗族没有文字，很多民族的古老传说就是靠这些图案、花纹记载流传，但现在已经没几个人能把它们说清楚了。如果这门手艺失传，它所蕴含的相关历史文化也就消失了。

还有，龙大爷爷这辈子虽然敲打几十年，却没有几件自己留下的作品，因为银饰多是定做，完成一件便要送走一件。他说，两天前他刚送走了一套首饰，是为一个要出嫁的姑娘做的，他很费了些功夫打造，寨子里人都说好看，可惜我们来晚了，没有看到那件精品。



只有打制银饰的模具永远属于龙大爷爷，他搬出来让我拍照。

4，年轻人，作别古寨祖传的魂灵

在通道县城西南9公里的群山中，有一个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的古老山寨——芋头侗寨。该寨拥有保持得非常完好的古建筑群，有大量清代中期以前的建筑物（房子不用一砖一石，都用杉木搭建），有鼓楼、福桥、门楼、古井、芦笙场、萨岁坛、古墓葬群、吊脚木楼、以及一条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青石板古驿道（据传太平天国的石达开曾经过这条古驿道）。

古寨依山傍水，三面环山，一条小溪蜿蜒其间。七个聚居群依山而建，由低到高，峰回路转。在低处仰望，山坡上古旧的屋檐飞角与苍峰蓝天构成一道天人合一的风景；登高俯瞰，山脚下破败的木楼杉皮在山林的掩映下透射出宁静与幽深。在众多侗乡山寨中，芋头古寨的原生态保持得最为完好，整个寨子没有一处砖头水泥的现代建筑。正因为如此，2001年6月，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其它侗寨都没有的殊荣。



据传太平天国的石达开曾经过这条古驿道

转过鼓楼，猛然看见右边山坡上一幢吊脚楼下坐着一位衣着鲜亮的年轻姑娘，那服

到达芋头古寨时，阳光明媚，可山风寒凉，山寨比其他侗寨显得更加冷寂。从芦笙场的坝子里缓缓前行，从萨岁坛旁的山道上拾阶而上，满目古朴的色彩陈旧的房楼。

很少见到村民，冷嗖嗖的山风在耳际低吟着一首古老而神秘的歌。沿着那条青石板古道向上而行，一座鼓楼一半搭在山坡上，一半凌空悬于陡

饰、那装扮、那神态与这偏僻古老幽静质朴的古寨色彩反差很大，仿佛一朵城市里的黄菊花，陡然孤零零地插在穷乡僻壤的黑土里。

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

她正沐浴在冬日的阳光里，低头一针一线地绣一只鞋垫。

哇，走了这么多侗乡，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手艺人”，众里寻她千百度！

她见我们走近，同那些热情的侗家中老年人不一样，既不亲切招呼，也不含笑示意，淡淡的一瞥，毫无表情。

“人才”难得，我们便不顾那“城里人的冷漠”，走上前去套近乎。

她正在用十字针法绣鞋垫，我们从鞋垫谈起，慢慢热乎起来。（亏得她能说一口流利汉语。）

姑娘姓杨，她说，她绣鞋垫是不得已——日子太寂寞了，只得以此打发时光，她其实对手工刺绣毫无兴趣。她说，寨子里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打工了，她初中毕业后，也到广州去打过工，累得很，干了几个月又回来了。可是，回到这个冷冷清清的山寨，又孤寂得浑身难受。她受不了这份冷清寂寞，已决定春节之后再度出山。外面的世界虽然很无奈，但外面的世界的确也比山寨精彩。

问起山寨里还有没有人专门从事手工刺绣，她说没有，只有个别老年人偶尔做点自己用。又问起侗乡的传统习俗、传统文化，如“萨”文化等，杨姑娘说，她也不清楚，



她从小在外读书，受的是另一套教育。门外虽有一个小萨坛，偶尔也见父母初一、十五烧烧香，但也不知有何用，她甚至觉得：麻烦！

交谈一番下来，感到杨姑娘已经“汉化”——从外表到内在。她衣着鲜亮的汉族服饰，眉宇间言谈里隐隐透出的冷淡和浮躁，让人感到都市里的情。虽然此时她还在一针



芋头就只剩下色彩是古旧的了

一线地刺绣侗家传统鞋垫，但已同古寨传承千年的那种宁静淡泊有了相当的距离。况且，春节一过，这如麻将一样暂慰无聊时光的“手工”就将终结，山外，那打工挣钱的喧嚣世界将彻底消解古老山寨的千年寂静。

芋头自然是古寨，可“重点文物保护”注定守不住它古老的魂灵，待老奶奶老爷爷们一个个驾鹤西去，芋头就只剩下色彩是古旧的了。

五，走出山寨，凝目回望

1，时代大潮，山河色变

在侗乡匆匆走过，自然是走马观花。回来后捧读买回的相关书籍，对这个民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历史上，侗族人深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他们敬畏神灵、敬畏自然、爱护一草一木。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与身外的大自然息息相关，与苍山流泉“血肉”交融。正因为如此，作为溪峒之民的侗家人，血液里浸润了浓浓的顺天应道、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伦理观。在侗家人的观念里，自然界是永恒的、博大的，是主体，人是从大自然中产生的，是自然之子，是客体。人类不能超越于自然之上存在，人的生命和生存是短暂的，必须依靠、顺应永恒的自然，在自然中按照自然规律生存和发展。在侗家人的观念中，没有“人定胜天”的狂热，只有天人合一的和谐；没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骄狂，只有“山林为主人为客”的谦卑。千百年来，在这种敬天顺道自然观的指引下，侗家人在偏远的群山中，在封闭的山寨里，生生不息，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在他们的观念中，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也必定要和谐相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侗乡老奶奶脸上，看到那种慈祥的笑容，在皇都寨河水边得到一位陌生妇女亲切的问候。

历史上，侗族没有“环保局”，然而群山年年苍翠、流水代代长青；

历史上，侗族没有“计生委”，然而从无“超生超育”、“人口爆炸”；

历史上，侗家没有“法制办”、“公安局”、“派出所”，然而村村寨寨“夜不闭户，路不遗失”；

历史上，侗族没有“精神文明办公室”，“五讲四美三热爱”，然而尊老爱幼、乐善好施；

.....

自然之道，其精粹内核原本就是“和谐”、“合理”、“无为而无不为”。侗家人顺应此道，方方面面都生出那份和谐，那份宁静，那份幽雅，那份滋润心田的优美。



没有“人定胜天”的狂热，只有天人合一的和谐（皇都寨子外）

可是如今，汹汹而来的“时代大潮”已经、正在冲击“闭关锁国”的侗家“世外桃源”。一眼可见的，首先是森林覆盖率从百分之七十几陡然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几——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二十多年后的“经济开发”，抹去了近百分之三十的侗乡山林。而异军突起的水泥砖房正在“点杀”侗乡山川的色彩。

现代文明的标志——公路——已经和正在“炮声隆隆”地杀入侗家封闭千年的家园。

致富脱贫的路径——打工——正势不可挡地伸向侗乡山外红灯绿酒的世界。

开发旅游，城里人沿着公路进来了；外出打工，侗乡人背着行李出山了。这一进一出，历史的巨变悄然而迅猛地降临侗乡传延百代的“世外桃源”。

千百年来与世无争、“天人合一”的侗家人要在巨变中富起来了？

旅游，这“无烟的工业”来钱很快。果然，程阳福桥外修道门槛就日进斗金——门票30元（现在已经是60元）；果然，芋头古寨的木墙上挂上一块木牌就来钱——“门票20元”；……

几乎不需要什么付出，轻松愉快（当然，这一大笔银子不是侗寨人能得到的）。

可是，滚滚而来的旅游业会让他们付出，就像在九寨沟，就像在泸沽湖……

从山寨出来，来到与侗乡不远的旅游胜地桂林。

据这些年走南闯北的经验（尤其是教训），深知在这种“胜地”需要具有通过敌人封锁线般的警惕，否则，一不小心，便会跌入一个个陷阱，轻则让你损失一叠钞票，重则引来一场争斗。对此，我在“道可道，非常道”的函谷关、在“山青仍旧，民风已变”的凤凰镇、在“翻身全靠共产党，发财全靠秦始皇”的西安城，都有过深刻教训。可惜，自以为已有“过封锁线”经验的我，一到桂林，就被一位热情的出租车司机用小计谋大宰了一笔；紧接着又挨了一家宾馆“火辣辣的一刀”，再接下来是饭店门外招牌诱人的“温柔”与店内菜价暗藏的“猛烈”。最“智慧”的是将停车场设在离码头约四公里的地方，游客下船必须乘10元钱的电瓶车。

导游说，桂林人很会做生意。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

桂林的标语说：“让心灵与山川同美”。

据社会生活的经验，每当标语口号在大力呼喊什么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出了大问题。

现在，我真是害怕听说哪儿又发现了一处“风光旖旎、民风淳朴”的美境，当局正在着手开发旅游。

因为我知道，在道德沦丧，人心不古，金钱至上的当下，只要一“开发”，一种病毒便会迅速侵袭和腐蚀保存了千年的玉肌胴体。



三江县被挖得千孔百疮的河床

侗乡的山水原本是美的，侗家人的心灵原本也是美的，不需要口号呼喊。但是，旅游开发送来亮闪闪的银子，还能让侗乡保持原生态吗？福桥上免费供人取用的一双双草鞋换成了一个收费亭，侗乡的心灵还会与山川同美吗？

另一方面，走出山寨，到城市打工挣钱，工业社会的一切，同山乡农耕生活是那么的的不同，在一心挣钱的同时，心性会有何种变化？老子说：“五色，使人目盲，五音，

使人耳聋”。倘若这“五色”“五音”的环境又正好遇上浮躁功利、礼崩乐坏的社会氛围，侗乡人会发生什么变化？其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等要在这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什么变异？

如果发家致富不幸要交出古朴纯美、天人合一、敬天顺道，那么，是不是还不如“安贫乐道”？

2，夜半时分，举臂向天

2000年11月的一个清晨，我走出悉尼一家旅馆，迎面而来一位陌生的清洁工，她满面笑容，热情洋溢地送来一声问候：“Good morning”！

2004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手捧一张地图，脚踏在维也纳街头，一位腿脚不便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面前，满面慈祥地问，是否需要她的帮助。

2005年12月的一个清晨，我走出皇都古寨的木楼，一位陌生的侗族妇女满面笑容，一声亲人般的问候送来春阳般的温暖。

2005年12月的一个上午，程阳大寨中的织布大娘从破旧古老的织布机上抬起头来，那和蔼宁静亲切慈祥的目光像甘冽的山泉流过我躁热的心田。

那一刻，人与人亲善的温暖，电光石火，飞越东西方时空，闪亮在寒凉已久的心头，留下一道痕印，一道鲜亮而永不消失的痕印。

我时时迷失在这痕印里，渴盼、无奈、思索、焦急、感动、叹惜……

苍天下，人性中的纯美想必是相通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文明中，想必都有打造亲善品性的成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捧读华夏先贤的文字，显然看到了古老传统蕴涵的那份华美；叩问异域遥远的文明，分明听到了里面有悠长的爱的回音。

可是，我们如何选择？

是那马克思加秦始皇所捏合的怪胎？！

风雨年年，渴盼的心灵在伤痕累累的大地上焦灼地驰骋，从无奈奔向无奈。

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地必须选择——

为了天空大地

为了子孙后代

为了民族复兴

为了人与人之间那一声亲切的问候！

夜静时分，双膝跪地，举臂向天，祈求赐予一次正确的选择——

——以蔚蓝色海水中最纯美的分子，以黄土地中最珍贵的原素，捏合成华夏民族全新的文明走向！



2006年1月，在广西侗乡采访留影

第十篇

腾冲，秀美的土地，悲壮的历史

作别昆明，一路向西。正值阳春三月，迎面天高云淡，风清日朗。

穿过大理夕晖，苍山烟云，再向西南。

横渡西南边陲最后一条大江——怒江，又翻过海拔3700多米的高黎贡山，眼前，苍翠满目，天地空阔，出谷的长风送来浩荡千里的江南柔润。

腾越大地——一块诱人扑向她酥胸柔怀的美丽土地！

伫立来凤山顶，放眼火山环抱的“极边第一城”——腾冲。

群山含翠，芳草滴香。

亿万年前大地碰撞，溶岩喷发，电光雷鸣中熔炼出了这一块美丽的翡翠。

早在2400多年前，便有长江中游的商人来到此地，又从这儿走向域外。一条南丝绸古道——“蜀身毒道”——从成都出发，经大理，过腾冲，出缅甸，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伊朗。

马帮商贾在这儿驻留修整；

珠宝玉石在这儿加工聚散；

多元文化在这儿碰撞交融

……

岁月的风雨掠过，千年古城，吸天地日月之精华，经各族儿女之装扮，受不同文化之浸润，霞光热泉、紫气祥云，高黎贡山下，闪耀出宝石般璀璨的光彩。

从和顺魅力之镇走到荷花翡翠之乡，从火山脚下的皮影人家走到腾冲城边的国殇墓园……民间工艺、古镇老院、烈士英豪，连同一段尘封的血红历史，铺天盖地扑面而来。

一周之后，沿原路返回，此时，心中，沉甸甸早已不是风清月朗的边关风情，桃红柳翠的江南柔润。

腾越大地——岂止是一片美丽的土地。

中原古老的传统，异域悠远的文明，连同各民族各具特色的风情，细细密密覆盖了这儿的山山水水。马帮古道的消逝，自然是历史的必然，但文化遗痕的丰灿，却带来悠然心会的沉醉。最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激荡的是撕开那一层障眼的蛛网，骤然看见，这

片遥远的边关土地，竟浸透了民族悲壮的鲜血！

原来，在游戏般的《地道战》、《地雷战》之外，有数万将士喋血疆场的“腾冲焦土抗战”。

60多年前，1942年5月，战车隆隆枪炮声声，丝绸古道上的这块“翡翠”，沦入敌手。

大好河山，岂容铁蹄蹂躏，苍翠大地，变作血肉战场！

1944年5月，国军勇士，强渡汹涌怒江，血战高黎贡山，杀向腾越大地。

来凤山上硝烟蔽天，腾冲城巷尸横遍野；覃子斌将军血溅高黎贡山，李颐将军饮弹腾冲城头；张问德县长铁胆丹心，李根源先生大义凛然……美丽的土地上，曾热血悲歌，有民族正气浩然激荡！

腾冲，这座建于明代的古城，也在战火中彻底玉碎。

斗转星移，沧海巨变。千年前的马帮古道早已沉寂，几十年前的碧血丹心亦已尘封遗忘。以至，提到腾冲，外面的人们、去过的游客，要嘛一无所知，要嘛只记得火山温泉。

伫立来凤山头，放眼劫后重建的城市，轻轻洒一捧浸透了志士鲜血的泥土，心底，渴盼记忆的“火山”溶岩喷发，炽烈的岩浆一泄千里，历史长天里，烙印出这块美丽土地上的丰灿文明和燕赵悲歌！



伫立来凤山头，放眼劫后重建的城市

一，和顺，西南边陲魅力之乡

在离腾冲县城四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古镇——和顺。六百年来，它静卧在一个马蹄形的坝子里，背靠青山，小河环绕，终年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1，山水与人文

走进和顺，马上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村镇。

一入村就是两座造型别致的石拱桥（当地人称“双虹桥”）。站在桥上望去，栉比鳞次的民居建筑，分布在古老的火山台地之上，四面青山环抱，村前绿水环绕，亭台楼榭与明山秀水相映交辉，构成一幅天人和谐的桃源风景。

我们在这儿整整住了三天，一一走访古宅老院，细细观看寺庙宗祠，不得不说，它去年（2005年）被专家们评为中国魅力名镇之首是名副其实。

授予它的颁奖词说：“六百年历史孕育了极边古镇，三大板块文化交汇成丝路明珠。”这三大板块文化指的是汉文化、南亚文化和西方文化。

和顺始建于明朝，是个汉族村镇，从哪儿来的汉人呢？说来很巧，就来自我的故乡重庆。和顺的寸、李、尹、刘、贾五姓，原籍重庆府巴县，而我出生的地方就紧邻巴县。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儿？前面讲安顺时我提到明初大军征云南，寸、李、尹、刘、贾五姓的祖先就是那时征战来到腾越的。他们发现和顺这个地方太美了，便定居于此。不用说，他们自然要把故乡的文化带到这极边高原，所以，和顺的民居建筑、民间工艺等无不浸润着中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它紧邻南亚，和顺人又早早地走出了国门，因此又吸收了外国文化，几种文化的交融，加上和顺天赐的秀美，它怎不魅力四射。



双虹桥

走进去看看。

首先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和顺图书馆。

在“双虹桥”上便可见一座雕梁画栋的古建筑，那是和顺人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和顺图书馆。它是全国建馆历史最长、藏书最多的乡村图书馆，建于1928年，有藏书7书万多册，古籍、珍本1万多册。图书馆虽不大，但里里外外都非常美，比如，大门为清朝光绪年间所



和顺图书馆，登石级而上，是“平顶拱形”中门，门额上方“文化之津”四字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增所题，下方的“和顺图书馆”馆名为著名学者胡适题写

建的“牌楼式”大门，中门内的花园，脆竹挺拔、绿意盎然，恍若江南园林。进入两层洋房的主楼，一面面大大的玻璃窗，又是西洋风韵。更主要的是，村民们确很喜欢来此读书。正在和顺开发旅游的柏联公司总经理王达三说，曾有电视台拍摄到这样一幅场景：卷着裤腿、荷锄而归的老农来到图书馆，将农具靠在门边，走进阅览室埋头阅读。拍摄的人问村民：“这是你们为配合拍摄而准备的表演吧？”村民回答：“如果说这是表演的话，那么这里一年365天都有这样的‘表演’。”



其次是和顺的寺庙

和顺之所以“和顺”，同多年来儒、道、释三教共同“打造”和顺人的心性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对神佛虔诚，对自然敬畏，香烟袅袅，流水悠悠，打造出和顺人温文尔雅、纯朴宁静的品性。据说，在中共发动的那场暴力土改中，和和顺顺的和顺村民也没有乱打乱杀。

很少见到一个村镇里有这么多寺庙，但和顺有。

不过，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和顺也没逃过那场毁灭中华文明的文化大革命。它的不少寺庙被破坏了，九座珍贵牌坊全部被毁（现在为了旅游，又新建、恢复了“和顺顺和”、“文治光昌”、“冰清玉



洁”、“盛嫩幽光”等牌坊，但其色彩与环境十分不协调）。经过那场浩劫的和顺仍遗留有不少庙宇，如建于明朝的魁阁、元龙阁、中天寺（“文革”时被毁，仅存花园、厢楼二处）；建于清代的文昌宫、三元宫、财神殿等等。

元龙阁建于明崇祯年间，依山势而建，由山门、龙王殿、三官殿、魁星阁、观音殿共三层组成。里面儒、释、道三教合一。一座神龛两旁的对子是：“曰儒曰释曰道同出一源，称圣称佛称仙各有千古”。一块题写着“信义有为”（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的匾额看上去还是古旧的原件。我想，和顺之所以和顺，正是和顺



建于明崇祯年间元龙阁

人六百年讲究信义、容纳“三教合一”吧。此外，元龙阁真是风景绝佳！前有碧水澄澈的龙潭（龙潭水从地下涌出），背靠古树参天的黑龙山。登上三层远眺，风光如画。



元龙阁前的龙潭

离元龙阁不远是艾思奇纪念馆。艾思奇（原名李）是大大有名，他出生的这个李家院子也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但我没有在那儿留影。

他当年想必是真诚的，爱国也不假，但他投身中共，干了大量现在看来是真正“负能量”的活。官方赞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当年，很多爱国的热血青年正是被他的《大众哲学》所感召而投奔延安。我想，那些后来被残酷迫害的热血青年，若回想起引诱他们的《大众哲学》，会有什么感受？另外，站在专为他雕塑的像前，我禁不住想，他刚好死于文革爆发前夕，是不是很幸运？否则，他要嘛又拿起笔做刀枪——就像他当年批判胡适、梁漱溟一样；要嘛他低头挂牌被他人批斗，甚至，像他家乡的那些牌坊一样，被打翻在地，玉碎香消。

不过，那中西合璧的李家大院很不错，前临元龙幽潭，后枕凤山，怎么看都是风水宝地。



腾冲纸马



腾冲纸马雕版

文昌宫建于清道光年间，是和顺文化的摇篮，里面殿阁石栏、雕梁画栋。腾冲有一古老艺术——腾冲神马——在文昌宫展出，神马是中国民间进行祈福、禳灾、祭祀等活动时用来焚烧的各种雕版印刷品。腾冲神马艺术雕版存世很少，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我曾在《工艺之旅》一书中专门写过这一古老神奇的艺术。

暮色苍茫时来到财神殿前，门前那一对石狮子看上去很有岁月的古老，不知他俩是怎样在文革的刀斧中幸存下来。财神殿里面已经住了人家，只有大门上方还保留着“财神殿”几个大字。“财神殿”所居的位置不错，站在它前面的坝子上，举目望去，房舍、田野、山峦和一缕飘浮的雾霭让人心生和和顺顺的宁静。

沿着小河和荷塘走，不时可见到水边立着一个个小亭子，一些村妇在里面洗衣。这便是和顺独有的洗衣亭。以前，和顺的男人们同山西“走西口”的男人一样，外出做生意。他们长年在外，留下女人独自守家。如何表示他们的爱意、思（念）意和歉意呢？他们选择了在水边建造洗衣亭，洗衣亭不仅可让家中女人在洗衣时不被日晒雨淋，还可在这儿纳凉、遥望远方，寄托相思。望着一座座洗衣亭，我想，和顺女人虽然也一定有山西女人那样的孤寂，但总比她们多一点慰藉。



和顺的建筑，不少是从乾隆年间开始修建的，它们本身就是一道风景，里面的弯楼子、八大宗祠、古朴老巷等很是吸引像我这种有浓浓怀



古情怀的人。就说那半圆的月台吧，它也是和顺建筑的特色，石栏围护，面向田野，无论是清晨黄昏还是夜半月明，阵阵田野风来，伫立其间，心旷神怡。不过，村里的李大姐说，月台还是村民心中有威慑力的地方，那些不孝敬老人的、年纪轻轻不务正业的，最怕被人们聚在月台上评说。



弯楼子

“弯楼子”是和顺很有特色的建筑，“弯”，是楼房沿巷道的曲线修砌——这可能也是和顺人“和顺”的体现——顺道而为。“弯楼子”也是著名商号“永茂和”的李氏家族代称，现被辟为民居博物馆。

走在和顺街巷，也是一种享受，和顺的街巷不仅十分洁净，也而也很有文化。村中随处可见“书香世荫”、“诗礼传家”等匾额，这是和顺先辈崇尚文化、追求儒雅的反应。

滇缅抗战博物馆是和顺最值得关注和久久流连的地方，但那不是又一道风景，而是一段民族悲壮的历史，我两次走进，感慨万千。我在后面单独谈它。

2，庭院与主人

各式各样的大院和宗祠，是和顺又一道独特的风景。大院分属于寸、刘、李、尹、贾等八大姓氏人家，有中式和中西结合的。贾家和刘家是我们拜访的其中两家。

一天傍晚时分，在村中行走，见一牌坊式的建筑很有特色，四角翘檐的亭子下书写着“民国人瑞”几个金字，里面想必是个大户人家，便走了进去。



大院门楣上一组精美的木雕

走过一个古旧的老巷，抬头见一个大院门楣上一组精美的木雕，尤其那只木雕鸟，非常生动漂亮。

走进大门，见一位面容和善的大娘正在黑漆漆的厨房里做饭，她见到我们，热情地招呼——在和顺，同中国很多乡村一样，陌生人可以随便进入村民家里，这在西方社会是很难想象的。

大娘叫寸爱英，今年63岁，她告诉我们，这儿就是贾家大院，她的公公叫贾廷刚，他儿子叫贾德葵，也就是她丈夫。

她说，贾家祖上是靠割马草起家。贾廷刚长年在下关、大理、缅甸做生意，他运气不好，刚从缅甸回来就碰上中共搞土改，被划成“华侨地主”，婆婆也成了“地主婆”，大院里的家具被没收了，公公婆婆被拉出去罚跪、批斗。“不过他们都没有挨打，和顺人是很温和的。”寸大娘说。寸大娘在学校时，看中了同班同学贾德葵的人品，所以执意嫁到这个“地主家”。丈夫去年去世后，她成了老屋最后的留守者。



贾家祖先建的牌坊式建筑，
现为文革毁后重新建立

提到外面那座牌坊式建筑，寸婆婆说，那是去年新修的。她带我们到厅堂里看以前的老照片，并说：“这个牌坊，就是给贾家祖先立的，原来的牌坊上还有一块匾额，是蔡鄂将军亲笔题的字。可惜牌坊文革时被砸了，但是匾额被我们藏了起来，曾有人来偷，我们不敢再拿出来了。现在巷口重新修的那个牌坊，就是按照我这照片上的样子设计的，我觉得没有原来的好看，上面的字也不及以前的好。”寸大娘还说，正房上精美的木雕狮子和一些明清家具同样毁于文革，现在屋里的几把清代木椅，是别人借给他们用的，他们自己的东西已经没有了。现在，他们贾

家虽然还有七八十个后人，但他们都去了外地发展，极少回来。

同寸婆婆交谈，感到她特别慈祥和蔼，除了在谈到家人生病住院让她家人财两空时她叹了口气外，她一直带着从心底发出的和善笑容。在中华手工走南闯北这些年，遇到不少像寸婆婆这样朴实善良的人，这让我除了对这片土地怀有深深的爱以外，也对那些纯朴善良的同胞怀有深深的情。遗憾的是，像寸婆婆这样的人大多是老人，大多在乡村。

这说明了什么呢？



寸氏宗祠

刘家大院是和顺一个精美的中西合璧大院。如果说中西文化在和顺的交融，从建筑上看，刘家大院无疑是一典范。



刘家中西合璧的院落

慕名前往。

不料，不像和顺其他地方，此处大门紧闭，仿佛拒绝游客。

敲门之后，一位老人打开门。他一边打量我们，一边冷冷地询问。当得知我们的身份后，老人把我们迎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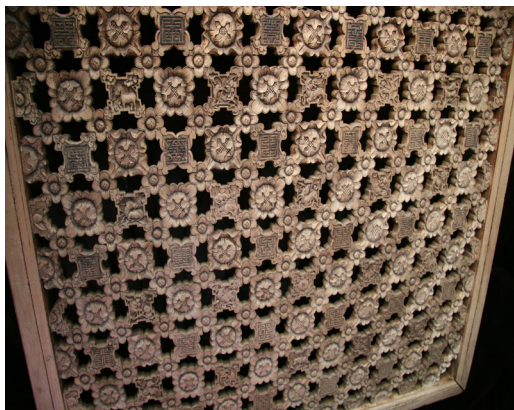
一番交谈后，我们得知，老人（刘家兴）对和顺开发旅游并不乐意，他尤其不喜欢那些打着小旗、喳喳呼呼的游客，他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对文化也没兴趣，走进院子一阵吵闹，嘻嘻哈哈拍几张照片又奔赴下一个景点。“我不愿意让他们扰了院子的清静，因此关门不想让他们进来。”刘大爷说。

这使我想这几天来听到的一些村民们的意见。他们对柏联这个商业集团来开发和顺旅游并不满意，认为他们一心想挣钱，和顺开始充满了金钱的喧嚣。村民们并没得到多少实惠，但却要失去他们“祖传的和顺和宁静”。

刘家兴其老人实是很希望有人来“打扰”他的，这么大一个院子，眼下只有他同老伴两人居住，虽然喜欢宁静，但也感到有些孤寂。他说，他们全家有五十多人，但都在海外，如美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他的亲兄弟就在台湾。

老人是个文化人，喜欢根雕、书法、绘画，恰好我们也喜欢文化，因此，不一会就相谈甚欢。





说，文革时他把一些珍贵的雕刻拆下藏起来，但窗子没拆，低的地方被破坏了，高的保留下来。说着他带我们到楼上去观赏。

他指着一扇木雕花窗说，这些窗户是在屋子建成后三年才完工的，付工钱时有“一两刨花一两银”的说法，一扇窗花要花费一百块大洋。我们细看，果然，窗户花纹繁复，雕工没有一个相同。窗花纹样之间都由榫卯结合而成，每一块木头都能拆下来活动，绝非寻常雕刻工艺。

从楼上望出去，一眼可见大院中西合璧的特色：中式的木楼、对联、匾额，西式的拱门、回廊、圆柱。刘大爷说，那儿以前是家里演堂会的地方，不过，罗马柱下面唱的不是西方咏叹调，而是中国古典的咿咿呀呀大戏。

接着观赏老人的根雕、书法、字画……越谈越投机，老人干脆叫老伴做饭，大家把酒畅谈。

饭后分别，老人一直把我们送出门外，嘱咐我们下次再来，陪他下一盘棋、品一壶茶。

老人说，他生于1934年，出生时父亲在缅甸，那时和顺的男人基本上都在国外，因为在缅甸比较好做生意，生活也好。他四岁时去了缅甸，四年后，1942年，日本人打到缅甸，他同家人逃回和顺老家。日本投降后大家又去了缅甸，他因为在外读书，受了中共“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影响，因此留在大陆，没再去缅甸。

谈到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大院，刘大爷



饭后分别时老人夫妇高兴地与杂志社的小段、小江合影



离开和顺时，我又专门来到村外那座十分普通的石桥边。前几天每次路过这儿我都被那静静流淌的河水和田野里吹来的微风所触动，有一种美浸入我心灵深处，似乎很舍不得同这种触动内心柔软的美告别，又仿佛害怕这种美会慢慢消失。同行的记者小段和美编小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匆匆赶路时又来到这儿，并久久伫立……

二、腾越大地上的土、洋工艺

印度洋吹来的暖流，被高黎贡山阻挡，于是，暖风冷雨便在山北面的腾越大地上聚集回旋，从而给这片宽阔的土地带来江南的清秀和柔润。从中原引进的古老文明，与南亚传来的异域文化，在腾冲这南丝绸之路的要道上交汇，留下了传统的皮影和闪耀的玉石……

1. 遗落边陲的中原古艺——腾冲皮影

1999年，云南省评“民族民间美术艺人”，保山地区评选了10个，其中腾冲占了5个；5个中，固东镇又占了3个：刘定三、刘永周、郑家朝。

从腾冲城出发，向北，沿一条曲曲弯弯的土路，来到固东刘家寨。

走进刘永周家门，这位戴着老花镜的艺人正在伏案雕刻。正对堂屋的墙上，绷着一大张刚割下来的新鲜牛皮，在灿烂阳光下，紧绷的牛皮十分透明。

刘永周告诉我们，刘家寨的先民们，都是明朝时从江西吉安、福安一带随屯边大军来到腾冲的，中原的皮影也跟随他们一起带来了。他说，与山西、河北一带的皮影不同，腾冲皮影更大、更细腻，构图诡奇，夸张风趣，并且采用透明矿物质颜料高温着色，使民俗味儿更浓。



刘永周雕刻皮影

刘永周不仅会刻皮影，演皮影戏也是当地一绝。他说，演一场皮影，最少要6个人，如果要加强音乐效果则至少需要10个人，用上笛子、三弦、二胡、唢呐等乐器。不过，而真正表演皮影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老搭档刘定三。他们两家是整整三代人的搭档。

演出时不仅要使皮影动起来，还要配合皮影的动作说白、演唱，如此复杂的艺术，在刘永周看来却很简单。“腾冲皮影表演从来没有剧本，我们看看小说就能表演，故事情节、人名、地名，只要看过一遍，多少年都不会忘记。三国、西游、说唐……我们都是像评书一样把故事情节唱出来。”

我们请他表演一段，他说不行，他的搭档刘定三去了另一个村子，没有搭档的刘永周无论如何也不肯唱一嗓子。他说，皮影的音乐和唱腔都是祖传的，只要站在舞台上，听着鼓点响，变化多端的唱腔就会忍不住冲出喉咙。

刘永周最佩服的人是他父亲刘定中。他说，几乎所有的腾冲人都认识他父亲，他能用皮影演现代京剧。当年，他父亲不仅在县里县外和省城演出，还到缅甸南坎演出过。不幸的是，正因为他大名鼎鼎，文革一来，这位著名的老艺人，便因宣扬“封资修”被



刘永周与搭档刘定三（刘永周供图）

押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日复一日地批斗，终于把他送上了不归之路。此外，刘家祖祖辈辈积攒的皮影，被大队的李得富（音）判定为“四旧”（即文革时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一把火烧个精光。

“幸好我从七八岁就跟着父亲学做皮影了，很多皮影的图样牢牢地存在了我脑子里。”刘永周说。文革浩劫之后，他又凭记忆将许多皮影重新刻了出来。

现在，刘永周遇到的问题是这门祖传的手艺后继无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老搭档刘定三的儿子都不愿意继承这门家业。他想培养孙子，从小就教他，可孙子怎么说都不肯，一回家不是看电视，就是放流行歌曲。至于村里其他的年轻人，学习皮影乐器演奏的也有，可是一提到皮影雕刻和表演，就退缩了。刘永周说：“腾冲皮影唱腔怪，本来就不好学，那是需要灵气的。做皮影、表演皮影，一是要有天赋，二是要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年轻人受新文化浸染，对古典历史、传统文化都没兴趣。还有，有了电视，也没人看皮影了。”

如今，只有远近村里的老人们还能让刘永周感到一丝欣慰，他们不仅爱看，还一再要求延长表演时间。但年岁不饶人，刘永周和搭档已有了怕被人请的苦衷——一场表演，少说三四个小时，多的甚至从晚上八点一直演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手不停地动，口不停地唱，脑子还要不断回想故事情节，这样的辛劳，老人已承受不住了。

雕刻一个皮影人物，要花上半个月时间；演一晚上皮影戏，报酬两百元，得整个班子六七人分，也就是个普通木匠的工钱。说到他被评为“民族民间美术艺人”的荣誉，刘永周一脸苦笑。他说，得了奖后，一些有权有势的单位和个人找上门来，动不动就要他刻一套什么人物，刻不要紧，问题是有的象征性地给点钱，有的甚至白拿。他是个农民，如今老了种不动田，皮影是他养家糊口的惟一依靠。所以，这荣誉，背得太沉重，还不如不要它。



刘永周雕刻的皮影

刘永周的话让我想起在黄

土地上采访的那位剪纸艺人马玉珍，她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还使我想起去年在秦皇岛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大会时那位据说对民间工艺感兴趣的中央大员。我亲眼见他对民间艺人的那种颐指气使和霸气。

那些在权力的宝座上养成一身傲气并且只知道崇拜权力的大人们，怎么会真正尊重和关心一个乡村的民间艺人？

现在，既能演唱，又能制作的艺人只剩下刘永周一人，腾冲皮影，这颗遗落边陲的艺术明珠，在老人的白发上闪出最后的“光影”。

2，探玉荷花乡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为玉石进出腾冲开了方便之门。据史记载，早自汉代开始，玉石就作为贡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内地，并通过南丝路腾越段延伸而去。腾冲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与交通优势，成为我国历史上发育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最久的翡翠集散地，并获得了“翡翠之城”的盛名，其中荷花乡又是一个加工翡翠的中心。

玉石贸易，使得玉雕这门特殊的手工技艺在腾冲应运而生，清末民初，仅腾冲城内就有翡翠作坊百余家，玉雕工匠三千多人，形成了专业的“玉石一条街”。



尹春林的玉雕

二战的战火使得腾冲的玉石贸易一度中断，翡翠加工亦随之萧条，直到上世纪末，腾冲的翡翠业才又恢复生机。如今，距离腾冲县城不远的荷花乡，成为了腾冲翡翠最大的加工基地。荷花乡政府宣传干事陈有恒介绍说，从清末开始，荷花乡的两个村子（荷花池村和雨伞村）大部分村民就在家加工翡翠。

腾冲的翡翠主要来自缅甸，但现在荷花乡的翡翠加工原料主要购自腾冲县城。以前，历代匠人很注重精品良玉，便遗弃了大量的次料、脚料，久而久之，城内便有不少翡翠遗存，后来人们在开基建房时，挖出了不少以前匠人遗弃的玉石。现在，由于工艺发展，这些边角废料又可以购来重新加工。另一方面，陈有恒说，最近这几年来，缅甸过度开发玉石，用挖掘机大量开挖，这些挖出来的玉石，质量远远比不上腾冲县城挖出来的当年的边角废料。

尹春林是荷花乡公认的玉雕手艺最好的师傅，看上去颇有大师风范。他是自学成才，读了很多书，包括鉴定玉质、雕刻工艺、美术鉴赏等。

在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店铺里，尹春林让徒弟搬出他多年心血淘来的精品：润泽光鲜的边角料和粗糙如顽石的毛料。他拿起一块“石头”说：“外行人肯定以为这是石头，其实不然。分辨石头里是否有玉，有三个诀窍：一是看重量，含有玉的石头和普通石头重量不一样；二是看表面的晶纹；三是用手电筒照，看是否通透。”他边说边示范。

真是惊奇！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粉嘟嘟的淡紫色从石头的侧面映射出来，亮光一直渗透到石头里几厘米的深处！尹春林说：“这块玉叫‘紫罗兰’，是翡翠里不可多得的异色精品，光毛料就能卖到几万元。”同样珍贵的还有玻璃状带花毛料，不足拳头大的一块“石头”价值两万多元。

不过，由于大多是边角废料的再利用，所以腾冲的翡翠加工一般集中在小件作品上，像挂坠、戒指、手镯等等。“小件作品很难表现出独特的构思和技巧，在同类作品中难以出众，这也是目前腾冲翡翠在全国知名度不高的原因之一。”尹春林遗憾地说。



3，花纸伞，即将逝去的美丽

固东镇茭阳村距腾冲县城40多公里，路况很差，崎岖颠簸、黄土飞扬，40多公里的路程，车开了两个多钟头。这儿，是腾冲制作传统油纸伞（也叫花纸伞）的村子，有又一个“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艺人”。

茭阳村过去曾有一片沼泽地，长年生长着许多芦苇和毛竹，村民们利用它们编制美丽而实用的花纸伞，曾一度热销到保山、大理、昆明。

在村头一个黢黑的小卖店窗口前，我们向几个农妇打听花纸伞，一位大嫂说：“我公公专门做商铺用的大纸伞，你们要看看吗？”

大嫂家离村口不远，满地堆放着竹筒、篾条的小院显得有些杂乱。她进屋将公公郑映海叫了出来。80岁的老大爷步履稳健，耳不聋、眼不花，听说有外地来的人想看花纸伞，他一下子来了精神，立马从院角搬出一把油纸伞，扛到院中。

大伞足有二三十斤重，立起来两米多高。老人缓缓把伞撑开，伞面几乎遮蔽了整个小院。午后的阳光透过伞面，金黄色的伞面柔和得像翩翩少女舞开的纱裙；伞面下，几



十根竹篾伞骨匀称地撑起庞大的伞面，细密精致，堪称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老人扶着伞挺立在院里，仿佛一位得胜的战士紧握钢枪，看我们对着他拍照，满面的得意和愉快。

“来来来，你们在这伞下站一站。”郑映海招手。站到伞下，顿时感到一股荫凉。

“街上卖的布伞只遮雨，不遮凉；我做的油纸伞遮雨不漏，

遮阳荫凉。”郑大爷笑咪咪地说，脸上露出一一种孩童般单纯的快乐。

接下来郑大爷兴致勃勃介绍起油纸伞。他说，无论大小，每一把油纸伞足足要过七十二道工序，少一道都不行。就拿最简单的伞把来说，无论粗细、不分长短，伞把上的每一个竹节都要打通，否则一撑开伞面，伞把就会炸裂。一把大伞，百十根做伞骨的竹篾，每一根都要粗细均匀，两端打孔、磨槽。穿起伞骨的线既要结实牢固，又要松紧恰到好处。就连伞面，也要粘上两层绵纸，刷上两三层不同的油（柿子油、塔果油、茶果油等）——最重要的是，所有工序全部靠手工完成，打眼、磨槽都是用传统的老工具，在指尖一点点磨出来。如果用机器来完成这些工序，竹篾一定会出现裂纹，极易炸开。

正说话间，另一位80岁的老汉进了屋。这位老汉叫郑家朝，是村里另一位专做小花纸伞的老人。他也正是固东三个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艺人”之一。郑家朝耳背，却极爱热闹。他说，村口有人特意去给他报信，说有人来看花纸伞。他等不及，就干脆跑过来找我们了。他抿着郑映海递给他的老酒，笑得像个孩子一般。兴致上来，他捡起打眼的工具，把绳子往腰上一缠，一手拽绳带动钻头，一手拿竹篾，现场表演，手臂开合之间，一个小小的孔出现了……



郑映海与郑家朝老艺人

在陌生人面前露了一手的老人很得意，他说，现在的布伞，伞外下大雨，伞下就下小雨；他们的花纸伞又漂亮又精细，做工好得很，用五六年都不会漏雨。过去腾冲、保山商家林立、集市繁荣，大纸伞生意最好。大伞立在商铺店口，既挡风雨，也遮太阳，美观又醒目。

看得出来，制作油纸伞，既是这两位80岁的老人谋生之道，也是他们精神的慰藉和寄托。他们的一生在这“七十二道工序中”感到充实和满足。



郑家朝老艺人做的花油伞

郑家朝老人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郑映海老人也一同前往。

这位“美术艺人”的家更为简陋古旧，发黑的木楼堂屋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我们是难得来看他的客人，老艺人很兴奋，兴冲冲地把做伞的工具一样样搬到院里让我们观看。

我们打开一把花油伞，扑面一股油纸的香味，细看那一根根在槽缝里伸缩自如的细篾伞骨，可以

想象制作时的艰繁。

布伞的普及，使得两位老人曾有十多年没活干，如今旅游开发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因为有游客好奇会买上一两把当地的这种传统手工伞。但是，油纸伞贵了没人买，毕竟外面机器制作的布伞十分便宜。可是，这种手工伞制作十分费时费工，一把小伞，也要七十二道工序。老人说，眼下他的伞只能卖十元钱，还要能卖出去。我们看到，老人堂屋门口，十几把尚未完工的花纸伞顺着墙脚一溜排开，做好的几十把花纸伞塞在一只装肥料的编织袋里——这里不是旅游点，老人的伞怕是很难卖出去。

正因为如此，年轻人不愿意学这门手艺，老人说，找不到钱的事，年轻人肯定不做。因此，现在还能做花纸伞的，全村只有四、五个80多岁的老人。

两位老人很怀念没有布伞时的日子。郑映海老人说：“做花纸伞是几百年的祖传老手艺喽，我从12岁开始学，做了一辈子伞。解放初期，是生意最红火的时候，那时候县上成立了贸易公司，我们只要做出来，都被公司订了去。现在，手艺传不下去了……”

我们一番观看下来，心里已经很清楚，这门传统工艺的消亡是注定的，这么繁琐的工序，费时费力，怎么能同外面轻便的雨伞竞争？同样，它的费时费力也注定让它不可能卖得很便宜，可是，一旦贵了，那些只想买点便宜旅游产品作个纪念的游客会下手吗？

两位老人想必也清楚，他们已是这门古老手艺的最后传人，花纸伞连同其工艺注定会被时代淘汰。这时还有几个年轻人来到这偏僻的村里听他们讲古老的手工，怎不让他们兴奋。

郑家朝老人特地把那块1996年由云南省文化厅颁发的“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艺人”证书捧出来，摆在桌上让我们看。证书页面制作得还算精致，那鲜红的代表着政府权威的大章也十分醒目。老人显然把它当作宝贝，证书的玻璃框被擦得干干净净。可是，这闪亮的东西摆在郑大爷简陋不堪的家中，与四周破败灰暗的色调很不协调，仿佛一块玻璃亮瓦，生硬地镶嵌在歪歪倒倒的茅草屋顶上。

临别时，两位老人把我们送到村头。腾越大地，风和日暖，静静的原野伸向远处巍巍的高黎贡山。郑家朝老人紧紧攥着我们的手，不肯放松。那一刻，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和感伤涌上心头——这是一双真正的、中华民间老艺人之手，它们饱含着一种传承了千百年的温暖。

回头望时，我又按下快门，我知道，我们将不会再回来，我们将永远告别的，不仅仅是两位淳朴善良的耄耋老人。



老人把我们送到村头。腾越大地，
静静的原野伸向远处巍巍的高黎贡山

三，收藏家段生旭与滇缅抗战博物馆

在和顺，有一个由民间人士收集，民间集资开办的博物馆——滇缅抗战博物馆。博物馆建在和顺一个古老的大院里，当年，这座大院曾作为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部。馆内展有3000多件二战时美军、中国远征军和日军的遗物。我两次入馆“接受教育”，心灵落满了历史悲壮的烟尘和先辈尘封的壮烈。博物馆馆长段生旭先生即是这些展品的收藏者，我们一席屈膝长谈后，段先生又一一向我们介绍了展品和其背后的故事。

1，壮烈的战场，艰难的收藏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十一、第二十集团军在美国强大的空中和地面支援下强渡怒江，向日军发起了攻击。日军拼死抵抗，高黎贡山易守难攻，腾冲古城、松山堡垒坚固异常，远征军前赴后继，伤亡惨重。



怒江

在血肉横飞，惨烈空前的战斗中，远征军和美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例如，美军教官夏伯尔中尉手提冲锋枪，与中国士兵一起在高黎贡山上冲杀，不幸中弹身亡。在滇西反攻战中，仅腾冲就有14名美军将士阵亡；仅昌宁县境内，就有5架美机坠毁（以至今日，昌宁大田坝中学还用一块美机残骸为校钟，每日当当警醒后人）。中、美在血与火中的联手抗战，谱写了无数感人肺腑的壮丽悲歌。可是，历史的变迁、人为的封杀，早已抹去了那本不该忘记的音符。



曾在腾冲上空作战的援华
美军飞行员威廉·芬利

幸而，还有几件逃脱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焚火的抗战遗物，被有心人收集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鳞半爪“被割断了的历史”。

段生馗的家在腾冲城外40多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二战时，该村是日寇反复烧杀掠夺的村子之一，他的祖辈都是当年的目睹者和受害者。段生馗从小不仅聆听了大量的血泪历史，而且接触了许多战场上的遗物。他说，小时孩子们玩的游戏，用的刀、枪、头盔等，全部是真家伙。由于他当“司令”，游戏专用的“道具”由他保管，后来盘点，竟有近200件“珍贵文物”。另外，他们小时候盖的毛毯、背的书包、穿的短裤和大衣等等，都是战场上来的，其中大多是美国人的遗物和或援助的东西，例如他睡的褥子（一直垫到中学）就是当年美国人援助的。

高中时，一篇关于“收藏”的文章，让他骤然“觉悟”，从此，20余年，段生馗足迹遍布滇西大小村寨和缅甸山头哨所。到几天前他千辛万苦从缅甸开回一辆二战破旧吉普车为止，段生馗已经收藏了近万件二战遗物。

他说，这些年的收藏之路非常艰辛。

一是经济上的。由于他只收藏，不转卖，现已负债累累，很多同学、朋友一听到他的电话，劈头就说：“要是借钱就不说了，没有。”家人、亲友们也不理解，说他一天到晚不务正业，花钱多，又没有收益。

其实，段生馗的收藏品好些都是绝无仅有的精品，有些已经价值连城，如一张日军每侵略一个地方就签上字的日本国旗，就有一个日本人出价40万人民币要买走。

但段生馗不卖。他说：“抗战遗物是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它们所蕴含所传达的精神内涵是无价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脊梁。还有，在二战史研究中，曾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过关键作用的滇西缅北战场往往被遗漏，以至很少有人知道在滇西这片大地上的悲壮与惨烈。我自幼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渴望用真实的历史去向人们再现那段峥嵘岁月。这些东西不能离开这片土壤，否则就失去了的意义。”

因此，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卖掉文物。

第二是众多的惨烈故事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当年位于和顺的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旧址
现作为滇缅抗战博物馆



段生馗的收藏品，日军的三八刺刀

除了很多人不理解，让他感到异常孤独外，更主要的是那太惨烈的场面，太悲愤的血泪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每件收藏品都有血泪斑斑的故事，听多了，心理上受不了。他说：“我不时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奔走在60年前血肉横飞的战场，眼前是一幕幕惨烈，压得心里疼，受不了，腾冲

没有心理医生，我专程到昆明去找心理医生……”

他还说，正是艰难的收藏之路，让他成了一个素食者，并经常独自焚香祭拜。

收集了这么多二战遗物，段生馐便渴望建一个抗战博物馆，他愿意拿出所有收藏，纪念当年那场英勇壮烈的战役，也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他一直渴望，也一直向政府呼吁。但是，展示国民党抗战的事中共当局是不愿意做的——没把他抓起来定个“为国民党摇旗呐喊”的罪名投入大牢就算是皇恩浩荡了。

一年前，柏联集团在和顺开发旅游，要竖“景点”吸引游客，况且，当年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就在和顺，因此，该公司愿意投资建这么一个博物馆，这样，段生馐多年的收藏才得以与公众相见。

2，展品背后的故事



张问德，云南省腾冲县人。
出生入死，八次翻越高黎贡山的腾冲县长张问德

许多藏品都有一个感人或悲惨的真实故事，以及收藏者曲折艰辛的收集经历和心路历程。比如日军活煮中国百姓的汽油筒，村民们要求段生馐只能在半夜才能去搬运，而且不能发出一点声响，因为里面有惨死者的冤魂。比如腾冲著名抗日县长张问德的公文包。张问德在腾冲最危难的时刻，以年逾花甲的高龄出任县长，翻山越岭，出生入死，而领导全县艰苦抗战的整个“县政府”就是他本人加一个年轻秘书，全部办公设备就是一个公文包。几十年后，当那位当年的年轻秘书年逾80，感到来日不多时，把这个公文包交给了段生馐。段生馐说：

“我当时是跪在地上接过这个公文包……”

一把日军刺刀

在一堆日军刺刀中，段生馐指着中间的一把说“这把刀残酷地杀害了一个中国女人”

五年前，段生馐在乡下，从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手里得到了这把刀，并了解了相关故事。

一天，日军来到这个村子，全村的人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但这家位置有点偏，男的不在家，女的是刚嫁过来的新媳妇，她正在家舂米（即把打下的谷子去壳），没听见喊声，因此没躲。日军进了村子一看，竟然有一个年轻漂亮的“花姑娘”。一队人20多个扑上去把她轮奸了。轮奸之后他们拔出刺刀，一刀一刀割下她的嘴唇、乳房、阴户还有臀部的肌肉。鲜血四溅，血肉乱抛……最后把刺刀插进了她的阴道。

日军离开后，村民们回来，她丈夫在院子里发现了妻子的尸体和仍插在上面的刺刀。他把刺刀拔出来，用布把刺刀连同上面的血迹一起包起来，收藏了几十年。他将刺刀交给段生馐时，同他达成了一个协定：以后不管以任何形式展出刺刀，都不能说出他

和她的真名，但是故事要原原本本说出来。

补记：

段生馗在返回的路上，眼前一直晃动着刀光血影。中午去一户人家，主人十分热情，杀鸡招待。一刀下去，鸡血一喷，段生馗的脑海里顿时一片鲜红，蹲下就吐了。

鸡做好了，他想，老乡的盛情不能推辞啊，还是勉强吃。一块肉刚放进嘴里，胃就一阵痉挛，“哇”的一口吐出……

从此以后，段生馗再也不吃肉。



段生馗在刺刀前讲述

和平鸽十字架

在一件件刀、枪、炸弹、钢盔的坚硬中，有一件展品让人过目不忘。

几年前，段生馗在乡下遇到一个叫严富贵的老人，从老人的手里买了一个美军挂包，老人告诉了他关于挂包的故事。

1944年反攻腾冲时，一位美军士兵患了重病，战场上医疗条件很差，他的战友就让三个民工把他抬到后方医院。去后方的路不仅山高路远，而且还有日军的埋伏，途中因躲避日军又耽搁了一天，美国兵没能挺过去，半途中断了气。由于环境险恶，三个民工最后决定将美军士兵就地掩埋。掩埋后，严富贵带走了美军士兵的挂包，挂包里有笔记本、钢笔、照片等等。钢笔被儿子用烂了，笔记本记录有严富贵看不懂的洋文，后来文革来了，这些“里通外国”的东西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老人将笔记本连同照片一起烧毁。卖挂包的时候，老人知道包里还有一个弹壳磨的和平鸽十字架，但他觉得没什么实用价值，出卖时，不仅没加价，连提都没提。

买回来后，段生馗清洗挂包，只听“当”的一声，掉出一件东西，他拾起查看，也觉得没什么价值，在登记收藏品时还迟疑了很久，拿不准这和平鸽十字架算不算一件藏品。后来摆在桌上观看，突然醒悟，和平战胜暴力，和平高翔于死亡之上，这不是一种最好、最有寓意、最有价值的收藏品吗？

至于这件手工品的作者——那位美国士兵——后来再去找时，老人说，由于当时没工具，埋得很浅，也没留下任何标志，只记得是在高黎贡山脚下的一个地方。

这位美国士兵留下的作品，现在成了博物馆的标志



带血的馒头

这不是一件展品，但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组《抗战中的滇西民众》展图上写着：“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回忆说，当时滇西部队十六万人，吃饭是个大问题，绝大部分粮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来的，还要翻山越岭送到前线，仅投入这一运输队伍的老百姓至少就有二、三十万人。”



段生虺站在这组图片前说，由于需要大量的民夫，因此很多妇女背着小孩

也前往运粮。高黎贡山上经常下雨，为了不把粮食淋湿，那些妇女们把娃娃背到背上，粮食移到胸前，几乎是匍匐着一步步往陡峭的山上爬。民夫一个人每天发一斤米，路上没有锅灶，也没有菜，运粮人只好吃生大米，喝山沟里的水，又冷又饿，路上就病死了不少人。还有，山上下雨滑，一不留神就摔下悬崖或深沟。

段生虺望着图片，很动情地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队军车运送馒头前往前线，路上一群饥民拦下车，开始抢车上的馒头。士兵架着机枪准备开枪，领队的大胡子连长阻止了士兵，他望着这些瘦骨 的村民，知道他们已经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抗战，正濒临饿死的边缘。大胡子连长扑通一声跪下，对饥民们说：各位父老乡亲，我知道你们的艰难，可是，我必须把馒头运到前线，我们的士兵在那儿拼杀，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饥民们全体停下来，四下一片寂静，接着，一个接一个地把馒头送还到车上。这时有一个大约九岁的小女孩，偏偏倒倒走到大胡子连长面前，把一个已经咬了一口的馒头递给他，说：“叔叔，对不起，我咬了一口。”大胡子连长接过馒头，上面还沾着血迹。他看见小女孩的嘴上也有鲜血。他一把抱住这个枯瘦如柴的女孩，说：“小姑娘，告诉我你在哪个村，下次叔叔来看你，一定给你带馒头来。”

大约过了十多天，大胡子连长带着馒头来到小女孩的村子，迎接他的是一个小小的土坟——小女孩已经饿死了。



抗战中的滇西民众

（这个故事曾经刊登在《读者》杂志上，我以前读过，但想不起是哪一期了。）

一支派克钢笔

展品中，有一支陈旧的美国钢笔和一张中国人骑在马上照片。段生馐说：“我把这个故事全部讲给你们，通常我都不讲它的结尾。”

1942年6月，一架美军轰炸机在腾冲的界头上空中了弹，飞行员在即将坠落高黎贡山时刻成功跳伞，降落在界头永安高家坡一家姓赵的农户家。当时赵家正在吃午饭，猛



被中共杀害的艾子昌老师

然一声响，房顶上穿出两条大腿。他们跑出去一看，是美军飞行员，已经昏迷了但没有负伤。村民赶快救他，用生鸡蛋灌下去，又掐他的人中。飞行员醒来之后，对围着他的每一个村民人都伸出拇指说：“Thank you”。村民们听不懂，以为他在说自己的名字，就管他叫“三克油”。

因为不知道他焦急地说些什么，一个村民便跑到永安小学找到校长艾子昌，艾子昌读过大学，懂英语。艾老师来后弄清楚了，飞行员叫卡尔·尼，是一个空军中尉，他说的意思是现在很危险，日军一小时后就会包围村子，要赶快转移。否则他和村民都会被杀。

村民们赶紧带着“三克油”四处躲避，才逃过一场大劫。几天以后，大家觉得，不能这样躲，一定要想办法翻过高黎贡山渡过怒江。艾子昌老师说人多了不行，他一个人送。他找来一匹马，用了三四天，翻山越岭，最后成功地越过高黎贡山日军的封锁线，渡过怒江，将卡尔·尼送到了保山。

卡尔·尼苦苦挽留艾子昌，说回去会很危险，让他留下当翻译。但艾子昌执意要赶回腾冲与家乡父老一起抗战。

临别时，卡尔·尼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派克钢笔送给了艾子昌，作为纪念，并请他转告村民们：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只要我飞过界头，就会在空中放三声礼炮。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村民们常常听到空中三声炮响，于是他们知道，那是“三克油”来了。

1945年，抗战胜利，“三克油”要走了。离别前，他特意从昆明起飞，飞到腾冲界头，在永安那个坝子上空绕行了9圈，连鸣9声礼炮，同腾冲人民告别。

村民们于是知道，“三克油”要走了，“三克油”再也不会来了。从那以后，村民

艾子昌老师曾成功救护1名美国飞行员，分手时飞行员赠送给他的水笔。



们再也没有听到空中响起礼炮。

故事本来到此就结束了。可是，几年后，江山移主，抗美援朝战争打响，艾子昌老师因为“同美国鬼子亲密接触”被定为“反革命”，由中共界头区的区长下令一枪打死。

“艾子昌至到今天都没有获得平反。”段生馗说。

只有这只钢笔默默地遗留下来。

四，悲壮与悲愤

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土窑里，点一盏摇摇晃晃的油灯，书写一幕回肠荡气的历史；一个劫后重生的墓园，在一个雷雨后的上午，用它三千无声的碑石，诉说了一段悲壮与悲愤交织的故事。

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奔腾燃烧在这块令人魂牵梦萦的土地上。

1，一位独特“艺人”的自叙

他不算是手工艺人，没有一件手工制品，然而，他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握一支吸满狼烟和血泪的笔，书写了一段闪耀但被尘封的历史，一曲壮丽而几乎被遗忘的悲歌。

在腾冲采访时，不少人向我们提到了一位名人——农民作家段培东——说这位仅有小学文化的地道农民，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反映滇缅抗战的长篇纪实小说《剑扫烽烟》和《松山大战》更是脍炙人口，一版再版。

于是我们专程采访了段培东先生。

一眼望去，72岁的段先生既有老农的沧桑，又有文化人的儒雅，一谈起来，直言快语，颇有铁肩担道义，热血写春秋的壮烈豪气。

段培东：我生长在这块曾经是铁血战场的土地上，多年来，一直有强烈的情感在胸中涌动，这情感就是无比炽烈的爱与恨的交织。爱，对这块土地和人民，尤其是那些舍身忘死血洒疆场的抗日战士；恨，日本鬼子杀人放火。腾冲在被日军占领时有26万人，两年后腾冲光复时不足20万，很多人死得极其悲惨。

我只有小学文化，小时候读了5年的书，但是，我创作的素材十分丰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我生长在这块曾是铁血战场的土地上……” 远处就是高黎贡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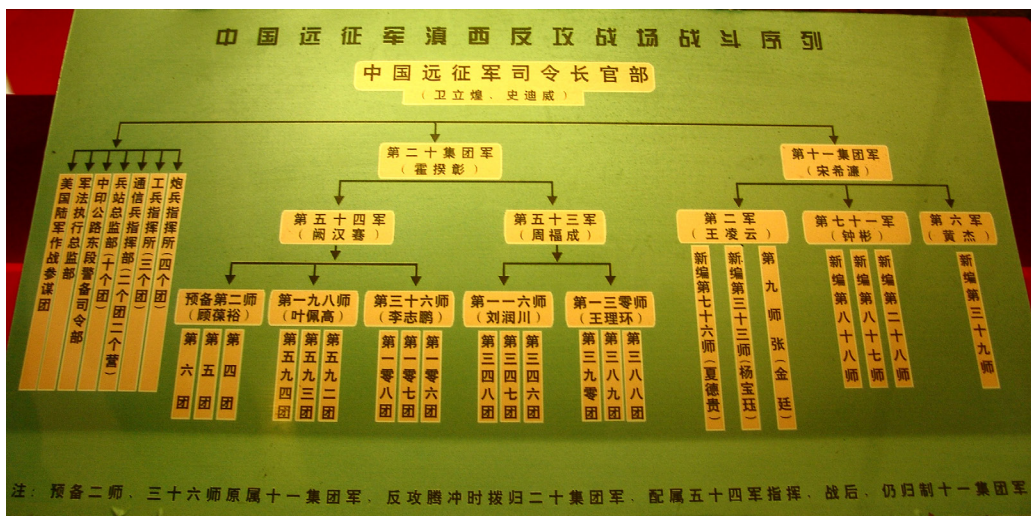
第一，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

日军占领腾冲时，我7岁，中美联军反攻时我9岁，亲眼见过惨烈的战斗，听到的故事就更多了，老百姓至今仍在讲述那些故事。

第二，在监牢里获得的珍贵的“血肉文本”。

“大跃进”时，我看不惯那些虚假浮夸，写了一份报告交上去，结果被划为“新型反革命”，判了八年徒刑。监狱里条件很差，一天死几个，十几个人是常事，我为了活命，就逃跑，抓回来后又加了一年刑，所以共坐了九年牢。可是，没想到这牢狱之灾让我意外获得了大量关于滇西抗战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监狱里关了不少当年的国民党军人（许多还是尉官校官），他们大多都是参加过滇西抗战的抗日勇士，但是，1949年后，他们都被中共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抓进了牢房。我因为有点文化，在狱中了犯人小组长和学习记录员，每次“改造思想”时，犯人们都要交代自己的“罪行”，要认罪伏法。让我很震惊的是，这些当年的抗日军人说：“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杀过日本鬼子”。比如，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国军有一个班与日军在南天门拼刺刀，全班除一个叫赵家龙的战士外，全部壮烈牺牲。战后，赵家龙





留在了腾冲，为纪念牺牲的战友，他把班长那把砍过日本鬼子的大刀保存下来。共产党来后，赵家龙因保存这把大刀被判了10年徒刑。我当记录员，要记录犯人大量的交代材料。我是个有心人，把凡是有关滇西抗战的史料和个人经历都记下来，密密麻麻写了一大本，后来在刑满留场就业时，我请假回家探亲，悄悄把记录带回家藏起来。这些珍贵的血肉文本，在我后来的写作中派上了大用场。狱中的那些讲述者，现在几乎都已不在人世。如果当时没记下来，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就永远消亡了。

第三，我亲自走访了滇西大大小小的战场，采访了幸存的老兵。

我采访时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抗战老兵大多六、七十岁（现在很多人已经过世）。只要是找到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他就会为我提供附近的一串抗日军人的名字。攻克腾冲后，有大约三千国军士兵留在当地，没有返回他们的家乡。说句不好意思的话，当时我穷得很，天天下地劳动，供养一家老小，农闲时出去采访，没有钱，全靠双脚走，当然也没有饭钱。但是，无论走到哪儿，当地的村民都热情接待我。老兵们听说要写他们，尽其所有向我倾吐，不少人还杀鸡煮肉，一钵烧酒，一盘烧包谷在火塘边从黄昏侃到深更半夜。一些我没打听到的老兵们还主动找到我“送故事上门”。

还有，在滇西抗战中，不仅中国军人无比英勇，牺牲非常惨烈，当地的民众也前赴后继，竭尽自己的一切支援抗战。当时所有的土司都参与了抗战，怒江州一个姓杨的土司就为抗战倾家荡产。一些老百姓把最后一点粮食支援战士，自己饿死了。反攻时，仅给将士们运食粮的民夫就有一万人，其中三千是裹着脚的小脚妇女，她们前面吊着小孩，背上背粮，在大雨寒雾中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其中300多人倒在路上再也沒起来……

腾冲还有敌后抗日县长张问德，他62岁时临危上任；还有奋身冲向敌寇的猛连乡乡长杨XX……

攻克腾冲的战役打得非常激烈，仅在高黎贡山上，国军就伤亡巨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去高黎贡山采访，当地很多村民都说，每当八、九月份高黎贡山夜半电闪雷鸣时，在相隔60公里的两条古道上空（当年在古道上撕杀异常惨烈）就会传来一阵一阵的喊杀声，吼声从一条古道滚到另一



高黎贡山

条古道，杀杀杀……。每当听道这种声音，老百姓就会起床，半夜里把八仙桌抬出来焚香跪祷，请将土亡灵安息。焚香祷告后，往往就云开雾散，又是一天星云。这种说法不仅在一个寨子里，好多寨子，甚至相隔百多里的寨子都这样说。

耳濡目染，听多了就唤起了内心异常强烈的情感，并升华为一种精神。那些日子，我每天劳动回来，在屋后一个潮湿阴暗的土洞里点着油灯写作，生活很贫困，环境也很艰苦，但是，就是那种精神支撑，那种精神激励着我。我一定要写出那段历史，更要反映那感人肺腑的民族精神。此外，我的书，要讲民族良心，讲对历史要公正、要尊重。



段培东在土洞里写作

2，采访段培东之后

采访段先生之后，我马上捧读他的《剑扫烽烟》，这一读，读得我热血贲张心潮澎湃！

我们民族如此悲壮、如此惨烈而又如此英勇的一段铁血历史，竟然在1949年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苦苦搜索，实在想不起有任何人任何书谈起过滇西抗战。1998年，我曾在大理住了半年，也曾曾在芒市郊外看到一个残存的抗战纪念碑。可是，由于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因此，从没想过要去了解更没想到要去采写。

段先生书中记载了大量悲壮的故事。比如，在高黎贡山的一条羊肠小道上，两军只能一对一地拼杀，常常是同时将刺刀刺入对方，或者相互撕扯着滚下山崖同归于尽。



抗战老兵，熬过了1949年后几十年的迫害，在2005年参加滇缅抗战博物馆开馆仪式（博物馆资料图片）



焦土抗战后的腾冲城

一名士兵阵亡，后面排着队的下一个战士又冲了上去……。一次战后，一位日军少佐发现一对同归于尽的士兵。他大怒地把中国士兵掀开，一刀剖开他肚子，抓出肝脏抛到一边。当他剖开胃时，他惊呆了，这位国军士兵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苔藓和青草。这位少佐呆立半晌，走去把他的肝脏捡回来放入他肚中……

段先生提到的高黎贡山上撕杀异常惨烈两条古道，就是北斋公房和南斋公

房古道，那儿是西南古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险要地段，日军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固守。远征军198师在悬崖和深谷间艰难推进，死伤惨重。戴安澜将军长子戴复东在纪录片《中国远征军》里说，北斋公房久攻不下，负责攻击的592团1营营长鲁抵中接到手令，要求马上攻占北斋公房，否则，押回师部枪毙。鲁抵中营长看了手令后，面无表情，说了一句：“我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就是日军阵地，鲁营长只身向日军阵地走去，几声枪响，鲁营长永远倒下了。

也是在这儿，198师594团团团长覃子斌中弹牺牲。



乌云笼罩的高黎贡山

段先生两次提到高黎贡山在电闪雷鸣的空中传来滚滚的喊杀声，每次，他的神情都十分凝重。

他在采访最后说的话是：“我的书，要讲民族良心，讲对历史要公正、要尊重。”我听懂了他的意思——有人不讲良心，对这段壮烈历史不公正、不尊重。他还说：“多年来，一直有强烈的情感在胸中涌动，这情感就是无比炽烈的爱与恨的交织。”爱，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恨，是对日本鬼子。不过，我感到，还有一种恨他没有说，他不敢说，那就是：把无数抗日勇士抓入大牢甚至一枪打死的中共当局！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恨情仇，使段先生不仅忍受了贫穷和艰辛，而且战胜了压力和恐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录国民党抗战还是一个危险的禁区。我在2000年主编了一期抗战陪都专集的杂志，全面肯定抗战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结局是我被迫辞职。当年，段先生采写滇西抗战要遭受什么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匹马单枪，身无银两，掀开了被尘封的国殇，抢救了这段濒临消失的珍贵历史！

分别时，我们紧紧拥抱，我在心底，向他深深鞠躬。



与段培东合影

3，泣血顿首 遥祭英烈

在腾冲县城西南约一公里处，有一座占地80余亩的烈士陵园——腾冲国殇墓园

腾冲，是抗战时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个县城，也是“焦土抗战”——全城彻底毁于战火——的一个县城。攻克腾冲的战役非常艰难惨烈，中国军队虽然全歼了守城日军3000多人，但自身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共伤亡军官1234余名，士兵17075余名。其中阵亡少将团长以下军官493名，士兵8179名，美军阵亡14名，腾冲民众赴义死难4500余人。

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国耻家恨，为了纪念阵亡的抗日英烈，县城刚一光复，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等就提出为英烈们建立陵园。腾冲军民们热烈响应，在家园未修复，生活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捐款捐物，出工出力，仅几个月时间，就为英烈们建好安息长眠之地。



1945年7月7日，腾冲万人聚会，纪念抗战八周年、国殇墓园落成和公祭抗日烈士。那一天，腾冲全县斋戒素食，万人敬天祭神，超度亡灵，在肃穆的军乐声中，军民向烈士默哀致敬。

陵园取楚辞“国殇”篇名，称“腾冲国殇墓园”取“为国牺牲的忠烈永垂不朽”之义，由李根源亲书，嵌于大门上方。蒋介石为墓园亲笔题写了“河岳英灵”、“碧血千秋”。于右任亲书“忠烈祠”匾，此外园内还刻有以蒋中正名义颁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布告》，训令对墓园“除按时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他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

2006年4月一个雷雨后的晴天，在距离建园61年之后，我们走进了这已作为一个“景点”对游客开放的陵园。

满目的苍松翠柏，雨后的天空一尘不染，一进大门，四月的春风在树间芳草上柔柔地吹拂，心灵顿时澄静下来。



沿一条石板甬道，我们来到忠烈祠前的石阶下，迎面是蒋介石题写的“碧血千秋”。忠烈祠为传统重檐回廊式，正厅为每年祭祀忠烈的享堂，墙壁上嵌有石碑近百方，上镌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官兵名及军衔，籍贯。墓地小团坡在忠烈祠后面，八条

宽约一米的放射状直线将整个小团坡平分为八块扇状，寓意在这里长眠的烈士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每块扇状中，自上而下依原作战部队序列和职衔整齐地排列着九行小块墓碑，碑上镌刻着烈士的军衔和姓名，共有72行，3346块，下面埋有烈士骨灰。



在小团坡顶，竖立着一座约10米高的纪念塔，上面镌刻有李根源题写的“民族英雄”几个大字，塔下四周有围栏护卫。

可惜，眼下看到的这些塔、碑、匾、题刻等等，都已不是原物原件！

1949年到来之后，墓园沉寂了。这一沉寂就是30多年。不过，仅仅沉寂还没什么，不再纪念，让英烈们安静也好。问题是“文革”中打砸的风暴又“横扫”进来。

但是，红卫兵们对墓园破坏很小。他们从父辈那儿听说过那段历史，心中怀有敬重。段培东先生说：“腾冲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那么，是谁做了这伤天害理的事？

1968年，当地的驻军（十四军）调离了，从四川调来了五十四军，他们来后不了解历史，一看，怎么为国民党的五十四军竖碑立传？！（国民党五十四军在攻克腾冲时牺牲最为惨重，仅其198师就阵亡3000多人，九名营长阵亡7名，其中二十七营五连141人全部为国捐躯）于是，中共的这个五十四军一声令下，用炸药炸毁了被喻为“用烈士鲜血铸成的纪念塔”，然后又用铁锤将3000多名将士墓碑一一砸毁。石刻、匾额也难逃劫难，几乎全部被毁。忠烈祠也差点被一把火烧了，但因为它还有一点实用价值，便用来喂马。

更有甚者，刻有英烈名字的石碑，被砸后搬来用作铺路的石板，天天被人踩踏！

.....



又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封闭的国门逐渐打开。首先来到腾冲的是日本人，他们中不少是当年的日军亲属。他们来后，惊愕地发现：中国人砸毁了他们自己英烈的陵园！

这让腾冲人十分尴尬，于是，有忠义之士大声疾呼：恢复国殇墓园！

县政府顺应了民间的呼声。于是，县委党校从陵园里搬出去了，大门上的“中共腾冲县委党校”又改为“国殇墓园”；县委也搬走了，那个喧闹的足球场又被肃静的芳草松柏掩映；被撬下乱抛的原忠烈祠阵亡镌碑又从房檐下、厕所里打捞出来。（可惜已不全，且原碑刻顺序被打乱，已无法复原。还有，那个纪念塔的残片，虽然从党校的猪圈里找到，但已无法修复。另外，除“民族英雄”和“倭冢”两石刻尚存外，园内的所有题词及对联，包括蒋介石的匾额，于右任的题刻等，均已荡然无存。）

当年，怒江以西的各地老百姓在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都建立了纪念塔，而这些纪念塔，在“文革”中几乎全军覆没。由此看来，国殇墓园还算是幸运的——墓园里的纪念塔又重新修建起来，被砸掉的数千个墓碑又竖立起来。

可是，注视着树丛中一个个无声的墓石，悲愤之情涌上心头：反法西斯的二战老兵在任何国家都是民众敬重的人物，但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他们被当作历史反革命（中共还把他们叫作“国民党残渣余孽”）杀的杀、关的关。连战死疆场的戴安澜将军的亲人都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受到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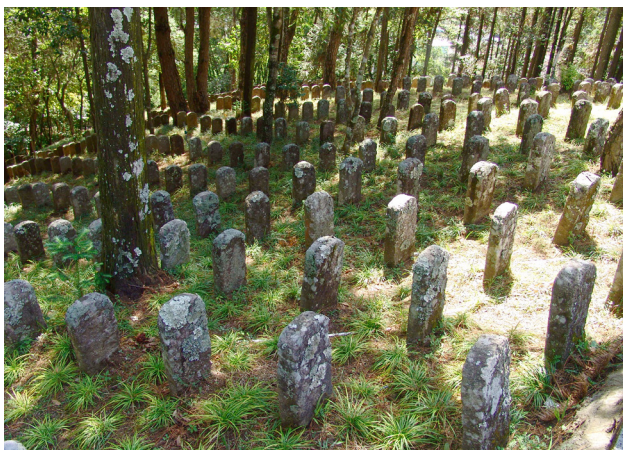
……

如今，国殇墓园已经作为腾冲一个卖门票的“景点”，眼见一群从昆明来的红男绿女，嘻嘻哈哈地摆着姿态拍照，然后呼朋唤友地走了。

石碑前，留下一地果皮。

他们，与当年的我一样，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

然而，我们已经了解了那段历史，杂志社的小段望着那密密排列的墓碑，泪水夺眶而出……



离别前，我们在墓林中敛声屏息垂首致哀——洒两行热泪，泣血顿首，遥祭英烈。

结束语

离别前的黄昏，我又走到塑像《高黎贡山母亲》面前。她端坐在空旷的广场，那么秀美——端庄、宁静、深沉的秀美。

她沐浴在血红的夕辉里，“怀抱”着一群腾越大地的优秀儿女——已永远逝去但英灵长存的儿女。

她背靠高黎贡山燃烧的晚霞，美丽的目光辉映着足下美丽的土地。嘴角，隐隐浮出淡淡的微笑——一种含蕴着忧伤的微笑。

母亲，高黎贡山母亲！

女性柔美的爱和温情，拒绝仇恨和暴力。但是，那一支腥红的火炬，将永远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高黎贡山上倒下的儿女，白骨碧血，烙印在母亲心头，凝固的悲伤，永远不会化作苍烟流泉。

母亲，高黎贡山母亲！

久久凝视您秀美的双眼和淡淡的忧伤，心底涌起一种深层次的感动和迷乱。“剑扫风烟”之后，您宁静的秀美是一种召唤和向往吗？可是，怎样才能消解淤积的悲伤和恨怨？足踏高黎贡山鲜血浸染的古道，母亲您生起的那一缕炊烟，是呼唤游子回归田园的柔情，还是嘱咐男儿祭奠哀肠的香烟？

母亲，高黎贡山母亲！

黄昏的风吹来腾越大地无声的诉说，灵魂跪倒在您的面前献上迟来的哀悼。来凤山上我捧起的那一掬红土，将洒在洁白的书稿上，化作杜鹃啼血的悠长回音。

母亲，高黎贡山母亲！

您美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的天空，深沉而宁静，一如沉寂的火山。我在那宁静的、美丽的宁静里读到了您怀中万顷热泉的奔涌，读到了您无奈隐忍的内心忧伤，读到了您没有言说的热切渴盼……

晶晶的泪光映照着黄昏的晚霞，一种深层次的感动和炽爱排山倒海，撑破了手工艺的斑斓藩篱，奔腾燃烧在这块令人魂牵梦萦的大地上。

母亲，高黎贡山母亲！



高黎贡山母亲